



09972

明孫承宗著

賀總儲御史大夫監石孫公榮膺恩命序

涇縣潘錫恩校

高陽集

蓋藍石孫公開府恒陽者八年其以御史大夫兼少司徒入總倉儲又四年矣主上念公鎮恒陽歷兩閩中外枚宓勞勩懋異晉兵部尚書總督如故贈兩世如其官遂予冑廕兼白金飛魚衣一襲蓋主上慎重名器卽大臣勞動歷十餘年而又歷試諸政謀畢于任力罄于兼然後躋于崇臚使小大之臣咸知名器慎重卽蔚有積勞猶若不輕予者夫子于不輕予則予始重而朝廷重名器乃以重大臣蓋大臣立朝若三辰五岳爲世宗仰我不能爲天下重而以天下容則我輕而何以重朝廷故朝廷不可一日無重臣然重臣力與望集勢與品重天下自不乏嚮望若魚龍趨壑而重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一

始不覺爲天下藉夫重臣爲天下藉亦復何損然謀竊于善意而我所趨然欲矯者天下已乘爲嚆矢而營其私故人臣介然自好以不藉天下爲重猶易而毅然立朝以重臣而不爲天下藉爲難公當給諫時不難抗權遠厭言所欲言而一旦急太君病又不難抗棄其官及游陟亨途出秉節鉞而八年移鎮始以總儲入至其兩閩之勞又積數年而後理夫其官之不有而豈其有所藉于天下乃其沉以鎮浮毅以抑躁靜以綜紛大以合異屈羣策不必爲已暨猷衷不必自功眞使天下其倚以爲重而不得獨藉以爲私蓋其文規武畧撫我日畿東戒烏夷西防索虜諸所戒禡縵曠若大敵在私門而活入萬衆于左良遂以起偃爲暨至踏榆遊艇饋池欲波而一屬平亂之鞬輒臥兵而無養虺于蛇以勤鼓儻之衆蓋八年間捐非徭罷猥稅省口錢諭流俗使華京不至殘瘁而

雕毗遺噍各輯于憂勞其大指乃在棍貪殘獎茂秀無使繆庸屬
名勞獎我元元卽遠與門業兩無旅竿而引技闕下者皆極天
下之選當是時襲武劾勇于左次雕文呈才于右席卽刈楚之功
固宜受先茅之賞已及入綜儲務兼視西臺視計部諸度支大政
予得從注纂讀所條上國計人瘼其挈大總緘綱叙有次諸僚吏
無慮斤斤奉法唯謹蓋人獻其長而不得藉以爲私卽使衆謹沸
起各私于藉以爭鳴而公方若星鳳之映埃盪其敝計曹臺吏亦
復各帖于所予而無譁蓋吾不爲崖其何畔吾不爲幅其何緣豈
非正直忠厚自信以信天下哉昔諸葛忠武曰吾心如秤不能爲
人輕重故開誠廣益以報魚水之權卽傭有卑能而生平握手之
交可予法而不顧頃者土上恭默一二大臣去留不問而獨于公
若二三元碩心膂倚之其寵嘉勞勩益翅魚水夫受重臣之遇必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夏十一

二

且以重臣之道竊妄謂重臣之道在安善類以安朝廷其要唯謹
持其所重而無爲天下藉何者勢重而嗽利者藉焉卽望重而嗽
名者亦藉焉以察斥奉法而君實喜之天下奚必蒲宗孟爲異已
也公品望積重矣竊願公謹持其重終無爲天下所藉以答主上
隆遇而安朝廷是忠武公所矢報也不佞竊從諸大夫後爲公頌
云

賁大名司理孫廷諤以考績膺恩命序

國家以三載課吏能其有最績上考則璽書褒寵賁及前入大名
理孫公廷諤釋褐理子郡甫數月以憂去起復除大名今年夏通
理兩郡之政奏績宰士得子恩命如制其屬邑令章君智甫王君
涵仲以同籍之雅來徵言爲慶而合辭以請曰公開露心瞻煦人
子春暘而方幅具在應劇若桴答丸轉而靜綜恢恢似有餘地其

獻斷務麗于事而獄要手成日所平反全活甚衆然不肯少馳于法之外其察吏賢不肖而殿最之如鑑衡不得以意與令賢者益奮不肖者敗而不敢尤蓋媿媿述治狀甚詳且備然微令君言子固蚤悉之以公理予郡卽不數月而其施爲大畧固如令君言且憶登籍日合東省數十人集司農第辭辨還復多佻達爲調獨公與今蒲陽君莊毅有文卽無言不醜乎而意不爲佻蓋心竊儀之以爲此它日社稷之役然不圖遽徵能于理也古稱理重于守以其專刑名司小民元命而今所重于理更以其上寄兩臺之耳目夫刑失平必有偏怒奇憐而耳目失平將使賢者不得行其志而不肖爲容則其所寄更重于所專第世所重于寄特以其上以移易臺司下以臧否羣吏而黃綬斗食以上無不欲衣飾其小庇祿成其大美乃子所重于寄惟是梃貪殘獎茂秀無使武繆懦羸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三

名于良以勞弊我元元故理之所專猶一人一事之平而理之所寄乃合數州邑無一不平而兩臺且借以報天子故理之寄爲重自國家以非時之役應聲之征窮天下則吏道襍而法繁而公方以沉毅用其精明以讜朗用其愷悌其精能入之而平恕能將之蓋合八郡文武百吏式序于鑑衡而雕毗遺噍日食賢者之利而不逢不若則又公之所以爲理重而佐兩臺以寄其耳目夫今天下三事九列無不攢糜于不可爲而獨郡邑有可爲其可爲乃更重于理然理衡上下之間其上遇諸直指唯恐不得當則或以意迎人其下代諸直指行部則州邑嚴以直指而我或欲以人迎意乃二令君謂予曰公居心如水制動如山夫如山窻以意迎也如水窻以迎意也忠武公曰窻靜致遠公之謂乎予因念文不比罔不直終可移而讞之賢者不見知而令格終可意而行之唯明知

其不肖而姑庇之姑置之匿不以聞則其害大蓋亦不利不斷法不必不行故明法不如察吏而勸賢者之駕不若解不肖之組昔韓魏國鎮北門亦唯曰簡不肖以聞公其爲魏國乎予又聞持衡之吏使賢者感而知奮猶易使不肖敗而不尤爲難昔忠武公開誠布公自謂其心如秤故李廖之徒終身放遠而懷恩其以視公何如也公方持忠武之開布以操魏國之衡然則予目公以社稷之役公且副予言矣

賀少司馬孫公藍石以御史大夫兼少司農入總務序

國家設地卿筮邦賦仍以重臣嚴綜核轄百執事而統數千里微獨藉心計也抑以公忠嚴毅爲彈壓耳歲戊申天子念少司馬係公撫畿南久晉御史大夫兼少司農入視事其于六郡猶宇下也而六郡吏民罔然若失于是州邑吏同辭來微言不佞謂今天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四

外竭而不得不入者賦也內竭而不得不出者餉也賦急且以無民餉緩且以無兵而曹有獨急勢有偏重以故秉鉞則虞餉竭持籌則虞兵耗司牧則虞額溢筮賦則虞額虧微獨此也天下猶之兵民耳其在外則待哺而上方責其進也脫巾而上方督其比也其在內則食浮而名不可問名虛而食不可問蓋矜肘之形見勞佚之數不均國家歲漕四百萬半食遊間耳夫宣索不可頓停洋冗不可頓罷而猾惰與民爭贏與兵爭羨則旁睨者何得不顧其刻嗟乎天下固有不易若此者而余謂公于此直易辦耳公以名給諫歷大京兆鎮撫我畿南兵則三關民則六郡八年之鬪數嘆其宣慈惠和含飴萬姓而公忠嚴毅之足以戢羣囂厭衆望破數十年之積翫而行其法以故東際海北際宣雲罔不式序于文武

百吏之約束而無有軼越夫撫民不遺其賦豈其綜隄而顧妨民者余固謂公直易辦此也何者國家惠養元元惟是文武百吏耳吏當三空之日賢者或棍額不得念民而不肖者又或藉爲墨故民日以竭賦日以連而餉日以不繼兵日以消公之撫我也旣不難簡良吏尉薦于朝而黃綬斗食以上少不若于令輒斥去卽向者以轉粟故輒不難抗章于權耶夫大臣風尚百僚向之公入而視曹務矣諸曹郎其飭相謂曰是固強權耶者卽汰浮去冗尙需專責而與民爭贏與兵爭美吾知其不忍也在昔韓魏國蒞恒陽惟曰苟有不臧卽具狀迹以聞宅日統均天下亦唯曰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而歸之斷然則大臣風度畧同哉其予以培億萬年元脉而視福生靈益獨功在九蓄德暨三輔也顯庸嘉績文學吏尙執簡俟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五

賀水部使者朱燦垣入主銓政序

頃者主上式思舊學慨然爰立一時并登南北大僚以俯簡人望而更溢所望卽薄海內外其可臆測潼江朱公方以是時由水部入主銓政蓋中外額手聖明謂寅亮銓簡其輕重布之且驚謂九重淵穆眠廷臣猶僕指也其懸筋名流豈其必悵當是時尋常職業尙維精營而况雋林茂望承特達之遇如公其敢不勤用明德以醅遭會夫器不操不習括不當不發國家以選曹首六官之屬時從諸曹簡第望高等加以有氣局律度者遷自諸曹乃公以名家治譜出理劇郡入司劇曹若時秦鑑而握籥管不泆歲畫地頓虛因地頓實卽在易水通商惠民獨做頓起蓋易之政異時嘗臨以卿貳中且競髡拙于司險近則中貴人倚法以削遂至勤夕郎之記會不一載而公獨風志媿媿棍鼠窟而抵其郤卽中貴人若

五帖于調戰而不窮逞此其局度益問刑名金穀時也夫五雉二
銓遞相煩簡漢吏雜而多端間由將作而公且以分署起其弊滌
源疏委用虛爲鑑用實爲籌予以顯闢天路光輔貞塗其在今日
哉今一時雋材茂望待命轂下猶擊集于步勢不卽央壅批隘以
鬯莞宣風而名聞勅授人自東修亦不以供謝顏之嘖笑然風軌
稍夷書筭庸雜量資度骨投狀彈冠卽不至獎成澆競而承豈不
乘撥豈不授其忍以重子望主上也夫主上卽重子而未嘗不一
子謂重子者不可爲則胡不就其一子者去屬去附相與公營而
以其不卽子者待所圖轉無滑其軸無滯其括以寄我仰移主上
之猥衷況主上聖明業釋一切則前薪可徙後趾可錯而公方以
不屬不附入參光耀此豈獨統如七郡盈止兩庾惠和三輔也者
夫銓政卽甚重大乎品流不匿于此舍科條不芬于豐嗇簡要清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六

通不艱于戢彊帖弱而久操之器適于當機則良馬易道豈難按
轡雖然性藏于穎才隱于心卽人鑑亦絕而內藉于才多外藉天
下之才重况特達之遇難醜雋茂之望難副公行矣抒其才盡天
下之才則疇知副望衷何得已也張觀察和節崔民部宏臺其于
公舊同曹今同地知公最深于公之行屬不佞以辭不佞聞清直
寡欲萬物不移蓋昔人爲主爵吏願之主上簡舊而得清直寡
欲如公公行矣中朝登選間有清直不移者乎必公也乃挈其辭
祖道易水上

賀刁誠如以戶部郎再視北平餉事序

子再視師渝水一時所與同心戮力則宣化陳白岳視關嘉定孫
大東泰山王利川視兵魚臺王景虞江津刁誠如視餉罔不各具
材操遞驅策力以左提右攜而誠如以部齒茂謀深心遠志後先

餉事亦罔不一一中法當狡孽狂恣直擬手三尺橫行□□遂且脫內裝結忠義豪傑更擬用奇用寡借蓋澤深計抉跋踐觀望之躡附而言與隨衆邪許城隔無寧尺組手鯨狐之一而快吾意且粹起偶成天下事固有不可知何爲懲債轍而甘轅下遂騰章馳奏有旨嘉其膽畧嗟乎予微得膽畧若誠如誰與條次諸韎幹而得當于四城哉宋韓稚圭以膽自負絕不許人以膽予謂膽不畧如野癡不畏豺虎而手博畧不膽如腐黠握筭而不能張空券稚圭之經西偏也一鎮天水再鎮金明迄今以其膽服其畧誠如視闕餉日與□對今視永餉以待□尙猶是稚圭之膽畧也予嘗謂靜躁與神縮進與氣任遜與骨任天下者神不全不以體物氣不清不以入微骨不健不以肩遠然全而畜用之乃體清而沉用之乃入健而和用之乃致遠而不折予與誠如相習乎埤垠組練之

乾坤正氣集 卷首七

羣每見一話一言之所起一什一伍之所接一緡一粟之所主罔不簡飭而合律度至其豪邁雄爽遂若一彭殤茂利害渾人我不嘍噍意筌也不怵怵說鈴也安在大行不細謹近畫不博施乎子且合誠如之神之氣之骨以爲誠如之膽之畧主上憑赫蹠乎千里之外若弁其神與氣骨合名爲膽畧得無薄天下之躡于所希踐于所畏而不畧不膽也今天下不破拘孿之論謀不深不超泥古之格力不大不絕微取之途將藉二議高庸人而卒出于繫所私以徇天下之情主上銳意治安一時超格而登天吏遂以破拘孿起精明之治今天下斤斤奉大府之憲而無一不式于法誠如以治行高等兼之膽畧蔚聞其超格而再煩孿筭無窒量入出槩平傾衡多寡酌盈虛以節縮之經爲酬願乎將孺膽畧而以其神其氣其骨奉祖宗之法以佐大業也嗟乎永餉而非今日也內部

必不以重煩誠如卽誠如必不肯重視永餉惟永餉可以再勞誠如惟誠如可以再視永餉乃以破庸人拘攣之論而不徹于超格之用是可以佐主上精明大業而無負瞻畧之明綸誠如自此遠矣

賀韓淳寰以叡績晉方伯仍鎮上谷序

上谷爲天子右肱內合二十州邑外當紫荆之重無論戎狄紛錯吾宇其中涓剝膚更險于蜚狐拒馬其敢怒之民心更巨測于戎狄之在郊垆公被命來秉憲事察吏安民悉心力調宣索之政雅稱鮮于旣雨不病于凡建威銷萌緩輯我瘴人罔不周至用是貂璫張而能輯萑苻聚而能散百姓陷危而能帖然臥屬城百吏兢兢奉法唯謹以至逢掖組練輒出而爲宇內弁冕今年上績明廷天子嘉其勞晉知山西政備上谷兵事如故蓋環二十州邑欣欣

乾坤正氣集

卷五 稟士

八

恂借也司空王大夫洎諸進士隸在宇下者以不佞爲門下士宜有言不佞妄謂一邑之命係令一郡之命係守總郡邑之命綜守令之賢不肖以合裁于直指係方岳蓋直指權尊而歲至二十石情親而未有專裁故不若方岳得久按之而專達之也第載下貴人好爲託迨託一啟而賢不肖之途混賢託之猶脫驂之贖也不肖託之乃助焰以薪天下卽大不肖之人未嘗不覆匿其所短上未知而留之或憚于其偶發而斲改若明知不肖而留之其回谿難返也遂恣于所不憚然方岳近貴而期迫旣不難歡情以結諸貴人况乎賢而抑之涉于不祥不肖而容之近于怨故好怨而不取爲不祥乃容之咎或甚于抑蓋抑一人之不爲利也與容一人之爲害也必有分矣由斯以談方岳之尊也權無不攝情無不洽而賢不肖去留爲叡公鎮上谷三年矣郡邑賢者簡陟而尊下之

雖黃粳斗食以下畢程其材其不肖者姑試之而姑教之諄諄二親之于子姓而竟不悛則罪之倚如山不瞬邇如隣不比二十郡邑有賢者之利而無不肖之害蓋膏憶公之言曰與其非道結上官曷如道結百姓與其援大人藏惡曷如借小民爲善故生平以繩墨自律卽以繩墨律人雖淺薄文字間不欲爲迎合貴人語而斷大政決大疑則公忠愷悌若惟恐傷此無它以引裾之氣行蔽謂之仁故賢不肖別而殿最立分耳今天下賢者時腐心于調下而不肖或信糜于聖書假如日暮得公爲持衡憂天下哉雖然宋韓魏公假便宜數年而中外倚爲長城公之久上谷其爲魏公耶于是走尺牘大夫曰久則大敢爲公慶大而久敢借公以自相慶

賀觀察解嵩盤以山西右轄備兵陽和序

子嘗負劍遊塞下從蜚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真青陂故道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九

南下高視仰見我國家重北門之鑰旣宿重兵保陽而以兵使者飭易水嚴出塞之員官又列諸道雲宣以兵使者飭陽和佐兩鎮子制牙蓋國家以雲中爲右肩而以紫荆爲腋如衣于幹然衣不備幾不勝幹矣幹不彊幾不勝衣矣故兩重其地嵩盤解公以參知飭易水晉觀察今更晉方岳以飭陽和亦唯是中朝兩重其人以兩重其地蓋公往令雲中威惠誓乎夷裔而引弓之衆罔不嚙指疆項卽今者飭子郡數年矣抑且因慷慨之俗而用我如□使方幅無徇于捉齷馴謹無覲于蒙舉卽大璫大豪竟囁嚅不敢吐而境內外番夷雜遝兵民交匱兼以歲時之不易乃間左右帖然安堵異時稱名號賊人于市者削滅無遺夫從腋旣肩旣漸被乎狐山馬嶺之外豈其從肩旣腋而不救宜漣醅以衣被乎中原獨是恂借旣不可再而予哺于嬰而旋奪之國家其重邊氓于畿也

州邑長吏踈然失程而來徵言不佞因念天下沃瘠勞逸不齊相
遠也乃劇而易囂唯畿氓擾而易變唯邊氓兩者于以其東國
捍禦胡貉稱並重矣而拊畿氓在輕徭薄賦卿某約躬勅
度攬轡于握拊邊氓在損煩去媿置之飽騰而潤節自弄丸于
掌公往視雲中不有執不賄中璫而稅浮于東者乎一緇不厭而
邊氓未有不念之者蓋將驕士宦之會雅與除而未諳班侯蕩
簡之政若鷲駭于繡而圖之搏也公方破鞬簡之故譚恣帷中之
秘書以沉雄博大振禮堂皇而又開誠布公式序大吏于以調軛
于斷起岐于决谿采阻于夷昭翕絕于顯卽局外緩頰高議于從
容其于郊壘清謐夷夏奠康寔得問焉今天下好以泰豆之枝武
風濤而又以倌人議長年之檝趨捷者不顧步懷糝者不鳩功故
任與地違而議與任違孰與大重其地以簡其人旣以人子之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

十

卽以地子之夫子之地而重課其成公亦旣效于易水矣又况夫
草木知名夷庭破胆杼幄籌俎勝于胸中而輕重布之其爲社稷
計益有旣焉公行矣我畿士人旦夕望高牙大纛鎮撫我人士以
終有此甘棠子姓抑其竟藉雲朔遂以光輔上京統均天下其波
及我人尙猶是公之餘也遂次其語以授簡

賀王翼庭郡公擢山東憲副序

今天下罷劾不可起而相與爲姑息以恣意而跳于法益不獨上
惡強項而下亦樂熟輒爲易與故宋人謂趨時之吏易顯而激昂
者急披露剛介者果植立盡時有齟齬焉然而緩急所賴藉亦唯
是激昂剛介可以維法度而淬精神乃其獨見獨操亦何嘗乏隆
遇也王郡公翼庭守子郡二年矣其激昂剛介動以法度自律亦
動以法度律人其遇賢者若不及而一蹉跌卽賢者有能名未嘗

不加譴訶其一時名流宰相與砥志操以應風節蓋數年來州邑
享賢者之利而無不肖之害今且以臬齊行矣齊于天下爲左輔
以綰轂南北而都河漕之要會無歲不徵發無歲不曠溢縣官絀
而挿雲渠兩日驛騷于閭左故全齊之安危關天下而公所轄又
以一部關全齊公不管操刀其地乎小民之疾苦河政之機宜諧
于所閱歷者既深而它由曹郎省臺出者特探故牘而經綸于吻
耳乃公固兼材也而又以守來夫守南面而朝百吏猶臬也顧守
主帥帥于民近卽里巷之囂寂凌雜不得不問而臬據守令之上
主綜核于民稍遠凡守令所便不使得執籥而受其成故曰監司
警則守令肅乃若守與令所嘗操而久練者合而試于今則向所
欲爲而或不得于臬與向所目擊而不能盡行于時者乃得以綜
百吏而考其成夫治民猶治河也今天下鏹縉畚鍤日從事于河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十一

亦唯是利導之整齊之而一與之爭則潰今之爭民衆矣上爭以
關權歲爭以水旱而不肖者又或爭以貪殘夫上與歲吾不知何
如而奈何令所部潰吾民也此其勢不得不出于整齊夫整齊者
挈紀綱而調其法度使有司得所據而不爭而今或習簿書筐篋
爲不可負而諸所興土綬毗亭法飭伍若激揚之大反絀于所徇
而骫于所屬曰久翫難破也一振易竭也有如古所稱三不問者
嗟乎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昔人猶三嘆而况聖明乎昔韓魏國
每見朝廷變一法度壞一紀綱輒咨嗟太息至于泣下其師恒陽
唯曰苟有不肖卽職狀迹以聞然則公猶行此道也公雅意進賢
而更嚴于不肖故爰書不具餉金而額賦不具羨諸所條布上不
得意格下不得私柅其批讞牘若批經生語乃其批經生語又若
進負牆于呬詔也嘗單騎行部起百萬于匕箸間故兵刑金穀之

令下而長吏無敢文應者此其精力矯然可賈故澤在必矣法在必行三年來豈必槩合于不肖而必無不合于賢者蓋公兼博大精詳若九蓄之儲唯其所用夫以博大爲精詳亦既試之矣茲行也將無以精詳爲博大乎若夫惡強項而任法度之變不一整齊知公且更嚴于臬也公行矣功莫大進賢過莫大容不肖願公持所以嚴不肖者它日統均天下勿易也州邑長來微言遂次其語以授當無謂我濟水云

賀餉部郎李少渚擢少參整飭門序

國家定鼎燕薊則天子自爲居守故撫馭邊圉眠前代益纘且周而薊據左輔雄要兵餉之費倍伯它方內益久兵儼農狎引弓牧馬相忘函載張皇之備漸弛將吏習于成議而狡□誕謾民時苦□時苦歲一不飭將吏則苦不獨歲與□故其地非若宅遠方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一

眠之可不鄰于震身眠之可不膚于剝舉事一不當可綴後效縫前闕蓋惴惴然朝顛晝夕閔轂下且地重不得亂成勢偏不得緩計當事者相戒以謝責于仍開隙于擗故地不獨難下而更難上而治兵使方執周索治民又執戎索治虜非識度疑遠烏能運帷帳之籌駕驅中之機宜令左右畫而不餘進退控而不泛者徃代吏其土若范公遷張公堪盡以身爲地用而終能用其地史稱遷行清匄□不敢犯堪賞罰信匄□亦不敢犯彼且刺一郡尙饒爲之而威行殊俗豈其轄遠藩垣而不用其地爲地用者今天下物力竭矣桑麥不謠石梁之桴不戢奚必擾我者匄□也夫匄□卽不可懷而奮臂敵之若清野避之墨吏殘人至使富者襍剝貧者溝瘠如霆之被罔不立折而直指之曠又易贏也無論谷一墨尼一廉者而姑容若卽姑欲若爲素今天下其堪實若橐乎而况邊

氓也故文吏墨苦氓武吏墨苦士沐雨墨而推之赤唯是登范公之清以清將吏重持以張公之信法有必行澤有必究令天下食福于賢者而不逢不若邊氓尚有豸焉倘中瑕外屬得無戎生肘腋也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今天下日夜憂惟餉耳然餉誠非饒得司餉如公曩者猝能應之且令主上一旦出瓊盈賑邊陲之急士宿飽矣然將吏不戒于簞筮且恐物力之罷猝未易振士氣之脆猝未易堅而况大澤不可預期若今日乎今當事者廉信淡于將吏卽一時將吏亦旣洗心束行分我敵念公復持疑遠而眠之必清必信夫清無以垢應信無以謾應昔賢所爲却匈也憂薊門哉雖然承玩敵之日鶯前之雨難競張之與喜事同功則虞爲刃先絀持之與避事同過則虞爲鯨後夫獨過不掩獨功不章然則和其衷以調將吏將在公矣公職金穀而能不賦一鎰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日呼庚而能使無譁此其廉信有威亦旣效矣善用其地而重左輔之雄要以爲天子居守重不佞尙得擲管紀盛美云

賀冀西渠以部郎擢守恒陽序

今天下三事九列多攢糜于不可爲而獨郡邑守令似無一不可爲蓋意柅于宓肘局格于器忌卽慷慨以身任而三日不仰明輪有仰屋嘆耳守令擁專城南面一方其令甲所便可力爲之卽令甲所不便可意爲之故古人重守令于相謂相近天子守令近民然相或不必得于天子而守令可盡行于民則天下無一不可爲者守令也乃守復條令材之恨窳而佐明幽于臺司時扶其敗羣者則守之權尤重恒陽依日月光際得大中丞鎮撫其上頗聞六郡三關諸文武大吏無慮不震疊于夙稜而賢者旣快于相合不肖者輒解綬去以西渠之公忠詳練近在鈴閣下而日條良窳以

仰佐其激揚勢可以盡爲其所可爲其同曹郎又言君嘗令益都
稱辦治又嘗佐成均之教游歷曹郎其兩筦金穀之鑰不贖一緡
亦不爽一緡且自謂承先世餘業不能盡散居積以振急乏而借
潤脂膏乎故所至以清介著聲而去利若浣然局度醜夷能不以
我法繩人而含垢匿瑕不立崖岸夫君持身廉而家復饒富無所
需于恒陽以爲子孫不必然之計則其所留于三十二州邑之命
脈者當日益厚然則烏在廉吏不可爲哉不佞方代筦鑰君又一
筦鑰之司出守劇郡故不佞往復重君之廉也廉之道在度支窳
親而行于一郡乃更大蓋郡國元元唯是居積爲命而墨奪殘削
故田里有咨嗟歎息而俗流世敗曾不比于筐篋之務蓋其害成
于令而始于守之不肯爲廉然廉于身猶小廉及屬吏益乃更大
何者令昧守以爲法其繆情或以意逢而武健又恣以意効居平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卮士

丙

曾不以升斗念涸鱗而歲不三鬴輒盼公陳于鼎夫一郡之蓄自
足辦一郡胡爲實私橐結貴人而曰吾分也自振民必不可不出
于上者然則由斯以談廉吏之于元元利固不大哉君之廉卽坦
不立崖岸而墨者苦于無所中卽厚不索瑕垢而墨者苦于無以
自容墨無所中我乃無愛憎墨無所容我乃無姑息故廉能公能
明能威其效之大乃在懲墨者韓魏國每見更法壞紀輒嗟歎泣
下其蒞恒陽亦唯曰苟有不臧卽具狀迹以聞夫君既守其地而
中丞方且行魏國之道也君行矣功莫大進賢過莫大容不肯條
良窳而圖便不便以佐激揚其不絀于狗而馘于屬也它日統均
天下以爲所可爲無易此道矣

賀計部郎趙光大出守尋甸序

子從太史牛馬走習已事則雅慕趙文肅公大洲之英邁豪爽語

國家大政而未竟其施頃乃聞其孫光大郎在計部丞欲親其人
以快夙慕未遽也無何計部出守尋甸矣其同襟微不佞爲贈尋
甸滇之益源部心丁寇之訛曰仁地入蒙曰尋甸入段曰仁德入
元始置郡國家郡仍元名仍蒙氏蓋地頗古遠而燠棘火刺之俗
比于中原則惟我國家之威德翔洽被于遠服爲甚盛乃宦學者
實以遠夷之曰遠氓疾苦易忍也控愬難遽也遠吏休問難達也
垢瑕易匿也夫易忍則予以其不便不恤難遽則奪所甚便不忌
難達則爲善不甘易匿則恣于不善不畏故遠氓無益字遠吏無
循聲殆若主上以遠氓苦吏又若以遠吏苦氓然志稱尋川原平
衍山顧水縈此其地豈不可以心感智求者顧夷蠻雜居易撼以
變好則人怒則獸卽天子命使不難合力以抗此卽簡節疎目以
生息之懼不給而豈其可以鄙夷恣者且主上深居靜攝乾運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五

日其眠藩垣若在堂輿眠支節若在胸腹而滇于蜀矜聯樾接氣
俗固有相習者光大又以名家世學往守其地豈其鄙夷之而不
心感之文肅公不語南昌守乎曰使南昌守所遇長官遠百姓獨
皆不可以心感而智求也則予之言失矣不然南昌難爲哉此更
有當于尋緬而有合也國家之有尋緬西平實輯盜之亦唯是先
制諸變之命而縱之以收其心親哺啣之如父母近者逆酋煽虐
遂及黔滇而榮璫未撲之焰尙令小民股弁不休蓋孤山龍洞之
間瘡痍未盡休復而隱毒不足爲避重湖不足爲清也光大以數
十年蘊崇之家學體聖天子軫念險遠之至仁豈其以遠爲屑越
而約結于所爲者今天下三事九列每攢糜于不可爲而獨師帥
有可爲故欲小民安田里而無愁嘆咨嗟惟良二千石知言哉世
人徒見遠庸者之未數數以爲主上業已遐遺我遂甘自菲薄而

曾不及念其菲薄之遭遐遺也文肅公不云乎易絃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絃而理琴者勇之決也光大行矣願智以開之勇以遂之無循于所不爲而疑于所可爲使遠氓有寧字卽遠吏有循聲將主上尙且爲遠氓有顯擢以疇遠吏明猷哉昔人譙女而令私其橐也曰防棄置乃其家曰新婦而私其橐乎棄之其女信譙者之先幾而不知私橐之譙害也今天下蓋有教人爲私橐者矣光
大世學名德其謹勿聽

賀嗣龍周邑主擢貳雲中

清源周公嗣龍以庚戌夏來視予邑歷五稔薦滿公車矣今年春擢貳雲中邑縉紳先生謂公當需次蒲微入受紀綱之任何更煩外藉而又予之邊郡子謂此主爵善用材也天下事得言之不若其得爲之士負材局而欲有爲于其地必先有懇摯近人之意浸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入人心而後可徐議其成倘激于蠹之旣宿而憤于諉誣之旣久一旦頓起而驟爲之必至潰決而不可收此在天下盡然而塞下爲甚頃雲中先後兩直指論政子偶舉班生語似之夫天下誰欲苛擾誰欲煩難而以蕩逸簡易偏子邊氓也蓋中原之民久束于文法而拘于所不得逞故嘗隱忍從一吏之議而塞下之民躁而易動鷲而難馴發如連茅一拔俱拔遂至勢而不可解往予在雲中親見譟卒鼓大吏之門而聲如摧也秉成之吏不諳朔氣每日繪絮奉如騎稚而我脆不可用也頓欲昂首申糜取久弛而盡張之斯旣已未盡適其機宜而姦人又從旁日害其成故事未成而亂起徒隳豪傑任事之心而相戒于不可爲今雲中不無事矣我與寇共垣而居其卒驕不鬪敵而鬪私一簡練則思變宗人楮不給輒謀起而又數犯法入其廓若雄繁而郭以外白白草黃沙目而

心慘蓋祿餉歲百萬行乎一圍以供鮮怒而地固高寒時攻駒而播漢案戶而戒霜其燕麥胡麻不足以奉耕耘近封貢未盍兼以代藩未序則又格外大政而守丞以下所日粟粟共扼者任其難爲而姑置之則病將不可瘳如不維不杞之舟泛泛隨波而朝廷何藉于師師濟濟日譁不可底于交戟而靡盍無亦細察其機漸圖其成先以懇摯近人之意浸入人心而令中外曉吾不忍操切之意然後徐布其筭令天下入吾畧中而不自覺蓋予觀公之爲子邑而知能治雲中也予邑彈丸而又令也何嘗邊城之靖察日馳疆宗悍卒之間而其圖引弓狙伏之衆然而可以予邑治者何也凡爲以才以識以量不以逞氣力于一試公治予邑種種利罔不興蠹罔不剔細至嚴更辦輸之役無一不領于官而曾不一及百姓然于覘其才識器量之大更不在種種行事之粗者河伯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七

仁邑爲浸宅衆方倉裏于畚甬而公若不意徐出金若干爲坊若山止魚沸邪人用宥公亦絕口不言功武郡公誤有所猜而欲甘心焉其猛心憤氣不可解公徐以意解之婉委若力爲之圖者而不露于所猜不成其所誤久之郡公自解而服公之能小偷入市有所攫失者方號呼頭搶地而遊獬已捕所偷布庭下而竟公之任無荏苒之警青衿或構于市則面讐之去而徐法其所構曰無令隸構吾士也士殊出不意故憚公冷峭而服其體此數者亦非有大難勝遠難致者顧非材則力不辦而傷迂匪識則見不徹而傷鈍匪量則機不沉而傷躁夫材以運之識以辨之量以勝之卽統均平章足矣難邊郡哉高交襄主欸貢歲罷鋒鏑且五十年然意在修邊事也今邊事廢而曰欸貢爲之天下必戈矛中可爲乎世人曠遊于糠輿舳舟而競蟻肝于峻噴注笑卽解角脫鱗超踰

非次要不遇快光車服馬于兄弟而言論芬馳秋毫何益于朝廷
故嗷嗷之食不足狃也嗷嗷之德不足就也予嘗與所知論及公
曰有遠局可任事雲中不無事矣公饒爲之故曰主爵善用材也
與公共事者其以予言爲然

賀邑博周聖嶠先生擢守雲龍序

朝廷勤遠民特重遠吏夫遠民去天子遠而倚命于吏故遠尊而
親親故待澤切而尊或傲其民然馨聞穢彰不葺月而達輦下故
萬里階下也安在遠吏尊而易傲其民聖嶠周先生以黔南第一
人署兩邑博先後五年其在一邑與蜀人劉孝廉岱輿獻雉丹白
主爵不能破格待豪傑之士遠擢先生爲雲龍守因念先生視學
鐸且三年嘗受檄著邑篆蓋勞能靖之賦能遠之人飲以和不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笑嗔而警焉填篋僚友子弟青衿也是其局遠而靜氣流而清仍
當以第一人冠天下乃遽以方州勞之釋俎豆于持籌去日月而
行遠主爵者真不能破格待豪傑乎雖然蒼山洱水去京師萬餘
里可不謂遠然古人馭遠民在蕩佚在簡易夫蕩佚簡易者若臂
鷹而時緩急焉非必剛心猛氣者可參而剛心猛氣者遂至挺而
走險不草薶其人不快予觀聖嶠心氣沉遠不易笑嗔以其靜靖
琴以其清遠賦以其和飲人由是僚友土司青衿夷苗也尊而能
下親而能嚴民雖遠若近矣乃聖嶠之聞曰官有御而是州以五
井爲涖且間土司好以貨黠人先是官此者以卻餽諫焉稱兵也
嘻此不知成人清而惠爲不潔者耳夫籍資于地將爲人輕而無
所藉資于地者又將輕其人爲人輕者身爲不有而輕其人者又
將應以不有之心五井有額其羨者官乎私乎曷至涖人且予聞

賄敗不聞清敗其以清敗者必其好沅人以自潔抑或悻悻焉執一清爲世人不可幾及之行而警焉自遠抑或以身無藉于人而法期于盡遂以盡天下之情而以刻以褊古有清畏人知亦有清畏人不知不聞清畏人怒清畏人怒者不能清而借焉者也真能清者不見喜益見怒而又奚其畏今天下三事而下攢糜子不能爲者皆起于畏其畏多起于爵名之念重而道誼輕夫輕道誼者爵名亦不得獨重而糜賤華臚媾爲雛鷹耳蓋畏者之言曰吾不與若合者若將不容夫士至于爲人容而天下事終攢糜不能爲矣南中不傳隸語乎官不以受不潔畏大府之憲而以卻不潔畏細人嗟乎士貪而畏人猶有衆清也士至于清而畏人幾無獨清吾願聖嶼無以六詔爲遠無以五井爲浼無以十二長官司爲夷誰謂萬里不在階下乎今天下固清平而士紳官滇南者饒清白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五

吏聖嶼能持幹局爲清也必有合矣

送水部馮起衡以報政還朝序

國家供億非繁而獨參中璫于士人令肘掣于連雞至使中璫主獻承之課若吏算于跽而叢食諸供應于羶也又若狼牧羊乃士人或復因潤于舊格而一孟之澤內漁璫外漁主斯衆不役苦而苦役爲漁夫應聲之徵誠不能旦夕請罷而砥節首公庶其蠶蠹蠹浣膩浼令天下無疽潰之而膏銷之以安于不沸之波何者中璫誠不比數于官骸而其心臆固可觸而馭也若弄狙于構卽不然約口裁腹秋毫而上靡弗益矣乃中璫之劇牙旣習于不問而抗敵巧法又姑息于見淵之察具身卒之輒曰故常而公家之溢需反以爲糜額而賦之夫上之不可坻泉于中壅也固也下柰何借脂膏以自潤而仍仰濡于不漸之高源也易水于三輔爲雄要

卽司燿之政初嘗彈壓于重臣而今且顛畫明備乃更重于初然
燿商有額供固上所酌力定算宜虞不支獨內虞卮漏外虞焦沃
兼以疆場之臣嚴鎖鑰于林麓而司燿之臣不紓商而私商或藉
所禁而行火焉故交相爲瘡起衡公視燿政三年矣亦旣約身縮
用以紓商而無私其斧斤使吏民相安于顛畫而燿政成乃其紓
商亦唯是我所以糜商者秋毫不敢不嚴而諸所以爲商糜者秋
毫不敢不捉蓋上嚴而後下寬自捉而後人禁公惟以格幅其身
乃能以幅格中璫旣能使身之秋毫皆在商乃能使商之秋毫皆
在上故下罷則力不紓也上刻則澤不溷也公行矣主上進而問
輔人之瘼公且曰有疆場之臣在獨是蹄頓不獨在日畿而越然
計財賦若振斲于地而不能舉也蓋中貴人倚內供以爲市而供
者又倚中貴人爲市卽主供者亦且內市于供而外市于中貴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 見十

二十

夫長木之折無不標也其宜誼督于中璫唯是上樸積爲私而責
公輸吏橐漁爲常而責卒進亦嘗念進虞鉤飭退虞錯綴者乎主
上庶其有懼志以惠我宜人我宜人且徼惠于疆場大吏以因熟
于公或謂公以名世賢豪何至瓊科于燿夫政乃無鉅細期于便
民無宜謂燿政細也跡公三年之治其束行以廉其制中璫以義
其惠商以仁夫豪傑當艱大以樹益靜于國家無亦唯是廉居之
義持之仁行之耳公旣爲大于細矣異日者不佞且從細而觀其
于鴻鉅也尙其有宜靜之摹乎觀察公誦治畧亦曰猶一呖也更
稱其恂爽明國體居常公庭若水暇閱古昔討世務而于時有簡
要清通之目夫簡要清通無大乎仁義而將之廉士通仁義而將
之廉也宰天下如是燿矣

古高陽隸瀛之鄭而虞丘半隸高陽卽今林樾相接其于統如仰若則兩地二天云然予邑踣頓難在甦其所甚苦而丘邑地大途衝旁午之務幾倍于邑且雄要之會樸約與奢溢異簡訥與繁囂異其心相逐爲風而蒞土者調劑斟酌移易回嚮則丘且倍于邑百矣先是予同籍錢梅谷明府視予邑而王葱岳翟凌玄兩明府先後視虞丘鑄脚之譽蔚起畿南兩邑氓庶交相頌也居四年而梅谷調瀛之廣成則高魚明府來視予邑其敷政一如梅谷而調其所善以彌縫其所未及則予亦感高魚如梅谷其日稟稟唯寇哺子嬰是懼是馘亦復如梅谷視予邑時無何梅谷與凌玄召入爲御史而高魚乃復調虞丘蓋予邑土若庶東西遮留如遮梅谷如梅谷得留及四匝歲而高魚僅歲餘不得留蓋土若庶號泣攀卧如梅谷去予邑時更相歎惋謂予邑彈丸乃爲瀛人兩試循良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七上

三

乎楚材晉用大若斯矣士若庶且礪石以圖勒此心鑄不佞二三薄遊都門者相與謀祝明府以抒所未旣乃不佞妄謂予邑實彈丸何能久羈明府猶幸明府不鄙夷我人而微惠浹歲以逮事我周明府當事者更若念我做邑越在百里內尙得以其餘及我頃聞丘人士感明府業如做邑而明府治丘人士未嘗泥舊譜一比于做邑蓋丘當繁望之區金穀輿馬實以心勞而世閱名碩項背相望卽人人雅自簡飭而蒞土者時有器忌故或力矯所峭昂而算門圭竇遂乘以陵大人當事者習高明掣獨之說復睨視所短長以博令峭而狡者相冒險者相圖幾以成風蓋予邑十年餘曾一有之而旋爲常事撲滅頃者丘邑細人利中于三四官吏遂至挾大臣于朝而四出虜懇賴天子明聖下諸奄內禁而高魚明府實躬治其誣狀法諸狡險者伏其辜于是始交相讐怨而誣者

得諸然有孟字乃大家兒亦復銷頂無敢輕試法夫護前者患苦里人而有司不敢問盜獨有司耻之若細豪披猖藉官吏破門資而上持爲風裁又盜獨鄉紳患之明府銳意持衡不稜操于大姓而狂騁于細豪其所持大體甚遠卽越在兩舍亦得卽安于單獨而讐于所不得騁夫世人宦學急簿書于世敗俗流曾不念歲不三黜期可穰也邊不五兵期可疆也獨不見辜而上無法吏見威而氓無俗如寒之中肌且數十年不解此微識大體破拘攣誰能力回所旣倒而斷行所智見哉故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也明府意問大姓而細豪兼不得猖跡所注措可爲古名臣矣其治狀在予邑者且以珉勒弁梅谷不朽予故不縷拾其詳而槩叙兩邑交驪之雅以見我人得周明府繼高魚治而復得高魚治及之我人真有二天哉頃慈岳來謁銓雅稱高魚治狀而兩御史固心折高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魚者高魚自此遠矣

贈戎幕鄒先生子壽奏績序

予早佩安成之學至曰愛其身爲萬物主輕其身爲萬物役未嘗不廩廩懼失所主而爲役也安成文莊公學被天下而孫謀子翼實自相師友予及從其孫四山先生遊而因悉其偕伯兄聚所僉憲公任道之勇更以大安成之學于天下蓋四山諸子從予遊而予又從季子識聚所公之子曰子壽者子壽方依衛幕而能愛其身雖若陸沉散僚而兢兢懼速官謗以負其官而遂以隕家聲以上負朝廷其言曰雖吏千冗散乎而朝廷設一官卽隸一事小臣以身受事則事爲吾身輕其事乃輕其身輕其身是爲不自愛莊生不云乎外其身內其祿夫外其身乃以爲愛而內其祿乃以外身子壽以大家兒弟日與諸材官清耗蠹剔訛濫諸所奉大吏之

微而綜核金穀布帛輕重予諸伍若清其籍無射無目間令之甄
叙諸武吏臧否輒手疏其大凡以佐武銓之衡鏡世謂縫掖咕咕
投之盤錯輒不知西東又謂士生長儒室習爲文弱工磬折爲堯
言禹步而問軍旅之事又輒若取火于水鑑也子壽一雪此言矣
子壽積歲閱所司得以狀白奏上且予璽書晉僉憲公階而慈庭
以下得如制予次適當制愧窳寡不足摹世猷然有帝命在宜須
辭乎諸同事爲子壽慶而子壽復持何人語欲以牛馬走冒之不
佞恐掩其辭乃按而更條次之因嘆子壽之善用家學也聚所公
以伉直任西曹不二歲而僉中州臬無幾以迕柄臣罷去其愛身
何其重然而與人爲善之意又若煦煦不自爲高子壽一變而羣
組練明光中道迢然若不知爲宿儒世學而樸不爲隨廉不爲激
若盡利其先人之磴磴而清衷亮節孤行一意實不敢蔑一法錯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一行其愛身而不爲役也直以紹庭間而遠佩文莊之訓又若忘
其身之爲散卑而不敢謂老革可足佐畫諾即簿書期會益足恪
也遂以微主上之寵靈以爲兩尊人榮語云非君之祿無以養吾
親非君之爵無以榮吾親夫子壽之親爵祿所自有也乃若明綸
赫赫舉以爲榮則子壽爲之是謂內其祿是謂外其身夫外身之
謂愛內祿之謂勿輕夫僉憲公所不得自予而子壽乃能微主上
予之親子壽亦愉快矣乎予閱諸大吏爲贊子壽皆曰可當民社
然則子壽之榮兩尊人固未艾也予刻日出春明坐匆旗下次其
語授子壽它日或問之四山先生其以教我

送王鍾嵩郡公入覲序

天子重親人之任不靳疏屏所與安萬人康庶政唯是良二千石
而三輔依日月光際其二千石爲重我保陽當燕陲趙際爲三輔

雄要若日月之倚廓然其二千石爲尤重鍾嵩王郡公守我保陽三月矣會明年當率所主州邑諸長吏朝王月亦旣綜百吏臧否于記以待上宰士而論課殿最于九陛諸長吏得修故事揖前茅問言不佞夫羣吏治狀秘在府史宐宇下可得問而就公三月之政以持衡羣吏當不謂地廣而俗難遠悉也吏襍而狀難遽覈也夫守擁千里表百城吏則君臣人則父母漢稱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亦稱爰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惟平往者政沿于寬雅不欲奪賢令之名卽其去唯餘破僕而徠者問不無上乘其繼之輒憤而思收所久失以自予卽中庸之歌雅爲世矩然宐使饜容大推過抑子不必然之閑而必不肯挫挂壁以畎于其所棄夫平予人以嚴嚴業有不受而况寬之後又槩予之將賢者亦苦于槩加之賤簡而有所不堪故兩施不偏嗜也獨重不弁持也乘嚴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十四

之後而用向之寬尙猶春暘負之矣况其調剛柔化絳競使佻無軟于名法而重無刺促于不可措則公今者三月之治可睹已公故理劇于常常之人猶能迹晨風澍雨之頌以慶我人不腆敵郡不比于常而地罷于災人罷于賦非有二千石負而弗豪負者勢不得不以博大子民且二十州邑吏歲共入使巡行而黔皙易動憑軾易諱日爬刷之而日剪拂之勢又不得不以博大子吏益公蒞事來取度于身而不意行不意軼故一教不率發一物不肩嘗若鑑之遇物唯所好醜蓋寬若于臧不濶漏于觀畫也嚴若于否不瑣科于銖兩也公行矣天子庭見而問州邑百吏狀若二千石治保陽何如治常狀則公且各具所寬嚴以聞又若進而問保陽急要索千百歲便許以救羣吏之寬嚴意公且具二月來所條畫而對曰臣計在歲則有若振我蒙袂無瘠于壑無兵于橫臣計在

數歲則有若調我四履無沉于河無窟于草無奔命于輪蹄臣計在數十年則有若善我慷慨無如椎于華無如厲于侈屢計在數什百歲則有若地逼不可以數亂土瘠不可以數留勢重不可以數擾無忘狙伺于番夷無狙蠹濫于屯馬無蜚據雄望于虛名而燕怡衰弱于實禍之守臣與百吏所拮据而不能不厘宵旰也天子尚嘉是治狀褒以璽書曰帝城不遠其蒙福于河潤保亦懷然顧慮念我要地曰腹心之郡位次京師也重二千石以教益我人我保陽尚庇于諸長吏之蔭以戴大父而誦天子無窮之問是公與諸長吏不補苴歲月而爲保陽計千百世也我保陽統如之願且什伯于常嗟乎義時補苴能吏易辦也維寬嚴而千百歲是圖宜非持重如公不能矣

送蠡吾沈明府應觀內徵序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五

古以令近民比于相近天子凡相所熙亮佐天子瑩精太平要以爲民國家歲擇三途茂異昇以牧宰益以州縣勞人無亦以天子六官之政具體州邑大吏凡州邑所司吏民風尚兵刑錢穀無一不通于上今皇帝以英明振唐虞喜起嘗以內吏出習民事而州邑大吏推擇其茂異徵入爲省臺及六官雄要或習之中秘要以中外通習令天子之情下究人之瘼上聞凡邁衡習學旣已畧施一隅而約結于一隅者乃可入佐熙亮以奉天子而布六曹之政于天下不似向者操風雲月露之觚授之金穀兵刑不知縱橫竊見主上勤心民隱特令卿貳大吏若清要藩垣推舉一千石若州牧邑宰品不得狗贖不得複卽入裁主爵而科貢一途益以薦辟其倦倦近民之吏何其深切近中樞之選仍如向令冀急得百大司馬之材夫當急時遂博謀于衆益見儲材于豫之爲急也頃以

向所推擇二千石若州牧邑宰鞞玉明庭而治行高第遂留以論
思獻納博以大府之憲練以先朝典章蓋陳孺子之宰有宰天下
法焉予郡二十區州邑大吏仰依日月光際下其罔密事叢一切
貴人不可問而青犢赤眉之與伺黃龍玄菟之與鄰蔚爾神臯遂
同丹微且家屋牙角襍空舍少年控拉而供睚眦之伎乃若野壘
人遣尙勤非藝自非豪傑之才提冰操挹淵識未有兩應兩不病
遂可不負其身以不負主上蚤吾沈明府以世學治譜施于有政
蓋程全力于一隅而就一隅以習天下予曾接明府言一隅若省
括于度罔弗遠也言天下若合轍于室罔弗近也予因念古大臣
蓋有試一隅于天下弁損一隅試天下于一 竟誤天下彼其僞
附名核拘逢治銳竄獨工橋虔之術而譎抑亦翹遠馭之縵而黠
識不足而爵野誤神蜚足誤雅也予蓋與明府以一隅論天下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美

今天下急不在內外患憂而在農粟兵饑初希平治也今且道患
憂而不得法初諱富強也今且希富強而不得人予少聞穆考功
調老生也怫然夷吾而執鞭于內政一匡斯亦近者富強之喻矣
今天下徵調不效派括既窮將先朝外四家且集穀下而礦權又
及山澤亦嘗讀沈書乎集十萬土著食土之毛燕所爲以地當朝
貊也蓋明府以天下大計曾爲予言之而覘其自試一隅則兵之
鄉也可兵鄉之餉也可餉拓千而再倍之人無不飲拓千之餉而
而再倍之人無不驩比其臥旗械于竿水罷刀劍于犢牛猶汎盪
常法乃若免役伊吾厲俗文會頓以柔太行之徑情沉滯沲之使
氣還忱慨而重犯法殆以一隅習天下而安天下于一隅乎其禮
讓惻怛之行也以淺不以深以近不以遠其綜練不翅夷吾表東
海其豈第不翅武鄉治蜀蓋識穎入事機之中而親情鋒出事機

之外而爽惟是如粟不入懷如羊不入廐小大之比噤南金之口
輕重之令迷東野之策應聲之征不稽而踐更不越其于兵勸之
有義用之以不擾故旣無養兵之費亦無借兵之騷使民不知有
兵之名而享兵之利深矣遠矣急遽峭忍不行矣今天下罔不以
嚴求靜明府言不親不信不靜不嚴夫以嚴求靜先苦苛煩以靜
爲嚴已安宥密豈其附名核而逢治銳也明府曰君臣同心中外
一論先之一方徐及四國誠利一隅以利天下之大窾乎天子推
擇材吏入出均勞意正如斯明府行矣挾所以調一隅入而應對
遂以宰天下無亦曰損所欲于身乃親滿所欲于民乃靜親斯信
靜斯嚴尙弁以告近天子者唯靜佐明天子爲嚴

送周嗣龍明府入覲序

予以筆札依承明不習爲吏事然束髮事幾令公矣見所便利百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七

姓輒心儀之見所患苦百姓輒心厭之故嘗講說便利方畧卽短
淺不諳世務而稍稍習予邑蓋予邑自金穀輿馬而下往皆令公
以意爲而事予以程人予以法則自錢梅谷明府始計梅谷所爲
百姓便利者業已什得其六七會嗣龍周明府來復盡圖其便于
全而于舊所稱便利者亦復彌縫其闕失而覆蓋其所不及故邑
政成而我人得相與于無事蓋公廉簡而靜迅敏而和力能察衆
人之情而衆欲予之衆厭驅之其賦不羨入讞不鍍出惠不法格
威不慈貸意在田更不祝于薰胥單門不絀于右族而雅化溫溫
其人不來不往鉤之其端不見不急按之故顛畫可行而上不卽
俞公亦若爲不必俞也者而第徐理其可行狀上不覺瞿然俞矣
卽上所顛畫不可行而上不卽停公亦若爲不必行者也而第徐
陳其不可行狀上不覺瞿然停矣蓋真誠醇粹能入人于形骸之

外故其于人不急合不甘投而淡成不可解今天下庸爲狗鷺爲
激索勝于語言而不顧其成何如公也公嘗一日詣子若苦無事
者曰願從公得一事爲之子笑曰邑卽彈丸乎烏謂無事向會見
吏發篋隸鐫牒訟師誣衆又曾見詞藉爲叱盜籍爲招徵吏藉爲
奇居公權藉爲託業又曾見胥爲颯呼于旣儲長爲蠹呼于旣租
藪于逋而挾矢遭遊徼之詞黥于脫而菜傭當豺狼之問蓋上喜
事事煩上厭事事亦煩公于事不來不喜于事旣來不厭故我人
得一日相忘于無事夫事者豪傑藉以利人而貪殘藉以自利也
事不煩利大上之利不大下之害不深故私營則事多公營則事
寡今天下明而公營者幾人如濬河一議其利甚大甚遠獨公若
二三直指與子合豈它人皆闇不足計無亦半綸之外不以心勞
而營私急耳辛亥之役公日夜從吏民號呼畚鍤間以脫民于魚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天

業悉予邑之大利大害在水而薦贖旣滿公車由此應蒲輪之徵
尙其攬桓驄清我畿甸而竟此議也卽三輔且無事何論予邑于
是二三同人爲明府勸駕得子說進曰今天下三事以下每攢糜
而苦曰方今多事假令抱明府之術而厭于乃德天下無事矣

贈梅谷錢明府臺薦

凡擁專城而爲之師帥曰令令者勞民令之逸頑民令之化若時
令然蓋古人臚列十二月職生職長職收藏合而命之曰令然獨
制之不相代詳條之不相勞故令也者命有所不受地有所不擇
胥與一念晝及民矣朝晝一議夕奏效矣然天人之庸唯是剛柔
剛不敢用之高明者傲而不行柔不肯用之鰥寡者亢而不入善
矣梅谷錢明府之令也調停于上下鈞節乎剛柔上檄民事乎奉
惟謹間以非急勞民又間以民供喜怒則執不予其藍縷殫瘁煦

噢之如暱乃豪黠曹吏則俛靡而噤不得調語時爲諸士談名理
媿媿而私謁不聽也士亦無敢謁以私其自御淡簡不以勸民而
民利利之不以佚力蓋循俗理錯而逆舊其萌先發其矯故功名
子無有化入于不知其獨制之而詳條之真若時令然以故暮年
而勞者幾逸頑者幾化小民戀戀不忍舍而上自中執法與二三
直指使者各以所注錄上之天子爲辰藉讖令最一時遊都下者
業以不佞効輿誦而里中士大夫且來徵言不佞蓋嘗觀時令于
剝復之會而嘆曰微乎其天心乎至于臨翰穆然有無窮之思焉
而泰之二曰包荒曰馮河又何上下剛柔相適也不腆敝邑惟在
水火幸微惠于上攀留我明府以再撫四履之外于令爲復我明
府不鄙夷我敝邑而粲然收斲獨字下于令爲臨小民銜德厚而
心盥爲如遊觀廣遠以適于平父而當事大夫廉治狀而甲乙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无

牘不虛書于令爲泰蓋天地之心在復上下之志在泰體天之心
同人之志在臨乃臨之教以無窮而保以無疆夫無窮者不計且
夕無疆者不程眉睫卽明府苦納約乎其得不終惠此一方民乎
古者以牧稱守以字稱令牧者時其飲齷臥起而適之如牛羊然
字者體其病疴疾痛而一之如孺子然夫字民如孺子者上下之
志也同其志乃見天地之心故曰天修令萬彙章帝修令萬姓昌
焉于是寓書里中曰令之詒爲善善夫明府之宰予邑也它日宰
天下如是邑矣

贈侯晉陽明府兩臺交薦序

今天下扼腕中林輒曰上不用才而予竊曰下不自用其才夫上
用才政乃以下自用其才政乃罔不又今以中林之彥相望于公
牘則天下誠有不用之才乃其得時而駕者不旣才乎廉勝于昔

而民重困政嚴于昔而僞益作則下果未嘗用其才也夫才若幹于支然支之用拱揖爲恭批粹爲戾吏有才而公用之凶恭之屬也私用之身戾之屬也戾乃比于不用故今天下吏有才而不用更甚于上之不用其才夫吏有才而不自用者私用之身而不用之國也亦嘗聞脯掾之治其鼎乎輳衆材而調于心鼎食者不用也則既過矣然椒桂爲馨辛也鹽醢爲鹹醢也以不用而奮于用將薄而不適故噉噉之味不足調也噉噉之德不足狃也子偶讀宣昌侯明府綸錄悉其世學藉藉又悉御史若御史大夫諸部寺使者所尉薦藉藉因念大家兒弟饒爲曠朗高濶不耐親人而以文名家或復不諳世務自昔拘豪傑之才者瑣用之畧下以急上黜用之執古以御今故疾可爲石害可爲愛而政乃華而不實迂而不親明府獨敦持大籥不一一瑣科其凡而望杏瞻蒲敦詩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夏士

三

說禮種種周密卽崔符之遊徼蝨螭之巡行必躬必親其政殆如田然載芟載柞強土而弱之無長其第無相其土蓋明府以倣詰睿明坐該當世之務更以世學得于今章往憲風政方俗與夫世會澆淳人材忠佞罔不條次其辨故操刀而割若陟顛以砥岬歷數其所覽結而一一頓在糜隳彼其才誠豪傑乎要以該而能通練而不滯惟視其地非以藉身乃視其身盡以藉地而地始用其才夫朝廷簡才子地無亦曰賦數庸徭是綜是給將上奉阜牧輿馬下奉耘耕卽有溢乾惟地是眠然株及之爲緩美橫徵之爲賦美持兩美以急問左而功名富貴無一不藉于地則地乃凋効而不以供其若分鼎質于它而曰椒桂不足馨辛也鹽醢不足鹹醢也天下宜復有吏才乎予聞明府訟無美緩稅無美賦以身藉地曾不以地藉身故才不爲身用而爲地用才爲地用者乃爲自用

其才蓋罄地之毛盡爲地需而我乃不負其地以不負其才故曰清直寡欲萬物不易然則明府之自用其才用以守乎雖然鉤撫爲聲易操也明法爲惠難孚也畧跡衷獨易任也申已投俗難諧也明府掇芳刈楚遂極國華旣雅負絕人識力而二十州邑之易撫也調若墳篋此之爲才其以任統均徹籬棘將相說之羹梅調乎上下矣宜獨以鼎食者肥乎後有薄文學地望曰不經世務予且藉明府雪之明府聞而復曰上實用才子不知用吾才而敢不愛吾鼎乃次其語以授誦清德者

贈周嗣龍明府臺寺交薦序

周之盛以宰做羣吏而聽六計于廉至其末卽伯臣尙能舉四維以揭廉于禮義予初試中秘論四維見柳宗元駁廉節爲小節不得與禮義抗而爲維遂著論廉所以用耻而爲禮義雜之維也卽

乾坤正氣集

卷晉七十

三

其論若偏重而孤憤之思深見相冒相瀆則焦詬之行成而禮義若芟因念六計所稱廉德蓋有廉所自成亦有所以成廉夫廉貌若摯而不侵者敬也質若峭而不同者正也守若盡而不軼者法也際若察而不好者辨也此謂廉所自成然挾勝以加物則行多違故欲其善局守而鮮及則施易窮故欲其能此謂所以成廉周官聽計必先善能其防武健而不循悃幅而寡效乎予邑周明府長材廣度無所不淹而恂恂德心施于有政殆廉吏也蓋予邑敝賦不當豪一而雕毗遺噍歲不供寥翹其藉廉吏爲急明府以精心繼循政贖不給于簿權不給于供金穀不羨于額供不羨于僮乃室無閒賓案無留牘隸無錯貸氓無枉銜其于廉所自成若身矣而又饒幹局雅多循政邑故不乏樸儒公冰玉之中置念成厯之外故識以練解操以見宜當以調觚虛白直以下生川岳之靈

上發星辰之象及其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爲華又直以撫入翼而登太階提七曜而酌元氣在昔先中丞以名司法徵入東臺當主上訪落之年嘉其秉誼不渝至勞之曰無負獻納迨海歷節鎮遂掇西土頃者明府疏榮歲閱亦惟曰先中丞正直是與爾獨行父之道也無亦以明府積閱一同日躋華近方天下蕩然盡撤籬棘故以先中丞之與正直是勗是勵明府旣以首節砥公舉世人所誣諉者日見之行必且舉世人所約結而不能遽遠者一一披瀝白奏向其振先中丞之節以拊我恒陽我恒陽子姓尙食舊德于明府其遂以光輔上京統均天下則波及恒陽猶明府之餘也余拊省生平益無體慙于明府之兩能者遂藉其語爲慶

贈蓮幕雙溪王君三膺臺獎序

子邑之于日畿着尚黑子耳賦不滿二萬而丁二萬有奇樂歲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 臺上

臺

奉耕耘以奉阜牧輿馬歲不易則流庸道殫相望乎閭左唯是令君砥節首公以率幕屬相與吁嫗而拊摩之差可安田里而無咨嘆然令公雅多樂只卽間苦經費之不給而好自子或糧有羨賦鞠有羨鉞小民不無若此兩羨第口錢輸而跳身不入官府其不田不訟者尙得解免于箕歛株連之煩苛獨以兩羨未足供而索有事于無事則四境置邏卒以更番于四孟其所當之境若大吏之按部人盡屬其齒頰其常猶蠶食其房而按保甲之錄爲月輸其非常則陰陽令公以上下舉功而交相藉爲蠹不獨令公與尉幕得假勃谿以恣應聲之征而是卒之驟突叫囂遂且寄舛柵于雞豚寄外舍于丁口不睨細氓乃澹然盡入于煩苛卽一糞自生而不可得然則由斯以談尉之佐令公爲嘉政也其相關不翅重哉予同籍王直指襟海言尉之重也謂世之好自私而蔑公者三

事不足爲利卽一尉亦足爲害予澡髮歷幾令公矣有令公賢而善用尉相與禠身于冰玉之中使小民食兩賢之福不然或靳其尉不得恣亦有恣而如猛之入樊至交相爲渝而小民卒以不逢不若益未有相爾籍以惠苦小民亦未有以尉之賢上匡令公之不逮而大吏樂爲快屬小民誦爲慈藉俾令公之所爲諳于入者得尉以彌縫而無怙終以予觀王君之材殆幾于此者乎王君敏慎有幹局其以廉知自將雅負士君子之行而聽讞謹詳不若往尉之爲私也間襍遊徼行四境耻掇孟水卽間左右畏愛之罔敢易近有邏卒之令得君以不竟其害故凡不解于堂者或求解于幕卽幕爲曖晦罔敢攜所自將以形所尊而按部諸御史若御史大夫若部臬使者罔不交相獎勵以風有位而檄之下幕也幾倍于堂予猶憶熊幕之佐冒令公也真有兩賢之誦而熊以巫山簿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行今日四十年父老尙多念之然則予邑卽彈丸黑子亦知爲來謚去思者獨寔不足奉應聲而爲廣大者厭之耳予頃過虞丘則劉少宰稱王君佳尉屬予爲揚于新令公也予唯唯顧予微何足重王君然向以令公與尉之賢聞之大吏也報予以愛鼎于令公而亟嘆予之知尉也則尉之賢上不乏知者矣新令公之先聲倍于冒以王君之賢得佐下風宜得無巫薄如熊報者乎遂次其語授諸部人之慶君者

贈李恒麓僉後軍都督府仍視事北司序

大臣暨名伐于朝而詒清白于家其嗣有中庸之材無大蹉跌亦足以爲承而苟非其衰然穎出無以曲體前人之猷念而光大其業卽其中之蘊藉亦或掩于前而不章故中材幸父兄爲藉爲材度高則多扼腕于席席承慶之無以自見予鄉李少師次溪其名

依不勝書而生平奉其身如奉玉故功成身退每以出處係天下之安危其諸子矯矯有風範而長君爲今視北司事大金吾恒麓頃以累功晉僉都督府視事如故尋賜蟒衣金牌給繡春刀稱天子禁近而長君若不有也長君當駒齒輒負龍文氣一通藉又輒位爲馴謹斤斤不踰尺寸日遊諸貴倨中而耻入許史之廬升其堂擁圖書泊如也卒遇之不知爲貴家子及當大疑大政輒不難以身爭卽婁居雷霆之下而不顧乃卒遇之又無不駭歎爲名家子子少與長君同聲諸生問顧子以孤生異長君自非親見長君之爲人若文鮮能識長君故長君竟以貴家子屈于有司卽今躋崇臚至貴倨矣日未嘗脫占畢時一談棘圍事輒奮髯欲封狼居于筆陣嘗自啗曰倘子隱名藉之一鄉尙可踉蹌博名第乎夫貴家子駕長簷躡高齒頓以脫占畢于擎鵝以爲快而公獨快快于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十四

脫占畢也故一削牘一奏讞則文彩陸離卽老宿操解不過其劫諸貪殘豪彙若借尙方之劍子獄要至其寫孤孽之沉寃白忠直之幽憤長箋大牘若提火宅而投之醍醐也往者淮徐之蠹旣不難冒嫌怨伏其辜而南冠而繫者又不難累疏明其無罪卽上心亦爲感動而竟曰某所列盡釋之近者咸孟之繫百計圖其出而緩頰及之未嘗不覺額欲泣乃中貴人司調察務周內圖功而公獨平反不問也猶憶兩壞獄垣公有疏曰臣于小人不虞死虞逃臣于君子不虞逃虞死雖其辭以文削而復惡好善津津筆札其義烈可勝道哉余聞少師公中外別歷幾五十年唯是孤立行一意若置身名子度外而卒全其身名以成功于天下然則長君亦猶行少師之道也或謂長君之材可自致青雲而反縶于其所藉乃長君且逸逸若不勝曰子曷敢忘君父之明恩而妄自菲薄以

爲君父憂蓋十年來日望秋雲而思徜徉芝蘭玉樹間終念君父之明恩未報而不敢遽也嗟乎主上念老臣勞勩不悅高華以醜及子姓老臣念主上明恩不悅其以身委朝廷而又不悅子孫以抽其身其子姓進承聖主之恩退摹嚴君之誼蓋不敢忘家程也其敢忘國士之報嗟乎詔獄者之恕刻關國之命脈而士大夫以厚自培乃以維國古人繪牆之喻豈獨一身哉少師公厚培于身而延于世長君復以世培之李氏之爲國計遠矣

贈武隧侯生入鄉較序

予不識侯生而識侯生之尊人長君長君以郡諸生師家季而長君之尊人爲藩伯公實始交驩蓋十年間不佞兄弟于侯生交且三世矣當藩伯父子相繼捐賓客而侯生始及于幼室無強近門有揀戈戟號蕩孤誰爲感山陽之笛乎卽墨帷可泣熊丸可和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撫心吊影撐拄爲難始有從家督之議而圖賞郎者嗟乎藩伯之孫謀非遠長君之子翼猶存况也車鳩之戲氣可食牛舞象之年思堪繡虎何哉弃問奇于雄而計調戟于舒乎蓋家季原繩武之材子含飴識昂雷之器于枕苦遂令崔駟之講不輟侯芭之酒日載而侯生亦且痛睚眦之難釋傷拊肺之易解于是撫研隕涕開筭椎膺三年而縹緗有業芹藻有歌國人額手而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蓋霜殘不苦于篝燈雨覆頓消于見睨然後知學賢聖之關道塞睥睨之竇而賞郎之議未善也嗟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擁厚貲而不眠學遂費其子弟怙驕惰而不竟志且費其身夫不費爲子弟而學非玉笈石簞之可窮志豈幅巾方袍之可竟故皇皇錙銖而不敢爲泥沙之視齋于用其家也嗚嗚嚴君而不敢從婦子之嗜齋于用其子弟也黽黽尺寸而不敢卽淫佚之途齋于

用其身也嗇乃不費不費乃可大乃可久向使侯生從賁郎之議而輟學是使子弟費其身也又使侯生幸逢掖之榮而滿志是又使其身費爲子弟也侯生勉乎哉竟其志以成其學以大乃祖父之遺尚有無窮之問

高陽文集卷之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涇縣潘錫恩校

美

廷對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恢鴻業而經遠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而後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可以收天下之治功何謂勤涵諸淵微之中達諸經綸之際內與外不貳其衷始與終不攜其念操精明嚴恪之慮以風厲人羣而無敢戲豫者是已何謂公矢諸宥密之微通諸任用之顯上與下聯爲一心遠與近合爲一體執含宏光大之德以天覆埏垓而無敢暱私者是已

有勤以爲之運則精日與天下相流通而上不爲隙下不爲乘天下日以精飭而運治之本以端有公以爲之主則神日與天下相浹洽而上不爲侵下不爲曠天下日以神孚而圖治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一

之功以舉古帝王所以身不下階序而憂勤四達于寰區道不出庭帷而覆露遠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勤之不繼而徒以其督責之術爲把持則精有所不通卽規恢日課于外而祇爲法制之羸何以布一人之志意于天下公之不舉而徒以其總攬之權爲伸縮則神有所不浹卽威福日歸于中而僅爲粉飾之文何以收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世之陋術後王之淺效也其上以希綱紀法度之調而下以責輯寔安攘之治也其道無由矣欽惟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愛溫恭之德寬仁博厚之澤與河海同深神武不殺之威與風霆並迅蓋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從鼓大治于域中綱在綱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頌唐虞仰堯舜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垂清問倦倦乎詢無爲之治而有其念分猷之思也此其心真不自逸

不自用之心乎臣伏處蓬蒿聞于治體然不敢默默也臣竊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或厭薄其言而獨于其始進則導之而言而猶恐不盡人臣之于君闕歷深或顧忌不言而獨當其始進則言之盡而可幸以無罪故臣且願罄生平而盡言焉臣聞人君之理萬民也猶天之育萬物也天以其於穆之精不息之健握于冲漠之表以昭帝載而揚詡之功日著于羣生卽以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贊于亭毒之時以鬯玄功而行生之宰日流于萬品故人君所居之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天德如其一念自逸則頃刻忘君天下之心何以法乾行而厲臣下以瑩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則獨運非盡天下之謀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無教逸豫故勤以運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其身而後天下者人主所以有爲也公以寄天下之大權而任賢使能不矜其長而忽天下者人君所

以無爲也蓋惟君所其無逸而猜忌嫌疑毫無所加于臣得以畢力于人主而不馳其神于法之外亦惟臣代其所勞而心腹腎腸毫無所匿于君故其君得以坐治于穆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中是以古之明君不以兢業而廢羣策亦不以羣策備舉而輟兢業古之良臣不以艱難而委平治亦不以平治無虞而忘艱難如堯以欽明爲登庸舜以溫恭爲闢詢啟嚳古之文明而不自功開百王之治緒而不自有故當其時禹稷夷臯忘身家而殫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啟耳目而綏遠邇日以庶事萬幾經理中外而堯舜于省成率作之外不爲侵以示之隙蓋其求賢勞而不自逸故其得人逸而不自用然則唐虞之治固臣之力而實君之力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飭勵臣工其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

君事勞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
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
夫以太祖神聖而所求乎臣者如此故其時法天澤之履以肅堂
廉而忻合之氣日聯于一德効天地之泰以通上下而成熙之化
日普于兩間則其業侔勛華而世躋唐虞固其率作之勤亦其任
用之公蓋得臣之力也而微獨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誼億
萬載宏保治之謨豈無自哉至皇上紹述而光大之祇適先猷精
思上理比年以來洽天下以敦厚之福肅天下以震疊之威雖深
居而幾務常親雖靜攝而章奏畢覽兢業遠同于堯舜惕厲近符
于高皇固宜龔珪組者暢仁風安桑麻者樂世業青衿有棫樸之
休比屋有絃誦之化兵食足而姦宄消禎祥呈而災稜退于以表
獨斷之治可也夫何心勤而事左志切而效疏吏治非不日飭也

而貪婪屢見彈章民生非不日厚也而流離益多于圖奏廣勵學
宮矣而詭譎公行于逢掖表別井間矣而澆薄日甚于榜榆甚之
司農仰屋于持籌軍中作好于執袴姦宄狙伏于輦轂診異迭見
于天章誠有如聖訓所謂事左而效疏者則以浮虛之習勝翫惕
之弊滋避難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寡也蓋聖祖固嘗言之矣
何也上以實責下而下以名應上則虛浮之過也上不以法謨下
而下敢以法逃上則翫惕之過也浮虛則實亡翫惕則法壞是惟
有忠信誠慤之臣而後有清和成理之治有精明強毅之士而後
有整齊嚴肅之功故得人以飭吏則必褒酌泉于簞篋將苞菴絕
而暮夜無投金之吏矣得人以安民則必炤逃亡于綺羅將案牘
清而葑屋無懸磬之憂矣得人以正士習同風俗則必重行誦于
提衡嚴等威于奢溢奇袤之行移邾遂仁厚之德澤溢閭左矣得

人以司帑藏實行伍則蠹食不假公以實私囊債帥不行私以弱公卒將冒濫之費清于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格神而下固吾宇則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姦修教于將至以預其備將要荒濯沐甸內匝浴而地天効禎山川呈瑞矣蓋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自用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與大臣不合而百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相合以合天下而萬幾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腹心與手足不貫則手足失持行之職天下一家也主伯與亞旅不接則亞旅無左右之能臣伏讀聖制曰朕見人臣自爲謀鮮不臧者謀國則否臣以爲欲臣之身視國也則願陛下勿自逸于身而身視國也臣又伏讀聖制曰人臣自拮据其家無愛力而讓能者幹國則怠臣以爲欲臣之家視國也則願陛下勿自逸于家而家視國也蓋上行之則下必効之君好之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四

必從之然以臣觀于天下之人心虛浮誠有而約結更甚于虛浮翫惕誠多而掣肘更甚于翫惕頻年以來衆以爲不可行而堅意行之行之而卒無害也衆以爲不可格而堅意格之格之而又似無害也故聖神之名獨歸于上愚陋之名偏歸于下自予以神聖之名則矜與鄙相待而自顧一身無能與並智是始以逸成其私終以私成其逸也獨不思士氣之難熾而易糜也若燿火也傾江河以沃之而孰厲其氣士節之難植而易什也若秋蓬也振迅颺以撼之而孰立其節假令舉朝咸化爲繞指之柔而一人獨成其剛愎之用無乃自逸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堅而身視事家視國者愈不可得乎蓋臣竊願有獻焉臣聞人主之精神日爲天下所繫命天下之命脉日爲人主所注神顧人主無所注則必有所場有

所在則必無所稿故欲無遺珽維之遐必不耽几席之近欲無狎龍德之臣必不溺燕尾之寵欲無拂補贖折檻之直必不任讒譖而諛之口然其銷鑠剛心而蔽塞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諸臣所請格其君子勛華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願陛下法乾之健以去其自逸憲天之時以去其自用洗濯其利念以與天下更始而夜分讀法鷄鳴御朝使勤與公合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宸威不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災變陳言疏 編修時上

奏爲天心仁愛異常聖意實修特切懇乞亟除弊政以圖消弭事臣頃聞雷火燒燬長陵明樓不勝驚懼旋奉聖諭諄切其自責則曰哀痛悚慄誓修實政其飭厲臣等則曰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着痛加修省盡心佐朕共圖消弭毋事虛文臣有以仰見聖衷勤

乾坤正氣集

卷五 皇正

五

懇真足挽回天意慰綏祖靈既可無俟臣言而臺省公輔俱有論說又可無需于新進小臣妄于天聽第臣雖厶庶下位然亦有盡心佐陛下之職分且拔自草茅詔直史館向者拘于尺幅未盡衷懷而陛下修省之旨大小官員俱着盡心是聖意原不遺于微小而臣亦可得以身進臣聞尊者之勸誠人也始則徐導之不從則漸以色加之又不從則聲色俱厲而又或怒及其尊且親者以儆之今孝陵災于火皇陵災于雷長陵明樓災于雷火此亦聲色俱厲之時也而况又最尊且親者乎願頻年以來災異雖仍而宜提獻俘之慶屢見修省雖勤而遊觀快意之事不輟故廟堂不聞罪已之詞海宇鮮哀箴獨之政天心愈數而愈厲人心愈數而愈玩厲則不可久維怒或變而爲忘玩則不可久恃平或易而爲傾然承其怒勿致于忘持其平勿至于傾總不出陛下悚慄誓修之一

念而實之與虛如噓之與吸噓則成温吸則成寒臣請歷數今天下之所不便而後可以按病以投之劑蓋天下之大義上與下皆有事于天下而分不可越勢不可倒今郊社禘嘗天子之事而盡以委之臣下錢穀兵刑臣下之責而或以攬之朝廷才聚而上謂之升而反投之野財散而下謂之渙而反壅之朝爵以待忠賢而或場于宵小刑以待惡德而或加于正人忠言逆耳利于行而掩耳不聽褒說遜心蠹于國而開襟以延人可進而恡子進遂令進者解體而無固志人可退而不予退遂令退者藉口而有競心彼爲明而反以傷明欲爲威而反以傷威力之所不及簡而乘爲竊威之所不及臨而緣爲假當今事有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不爲而槩罷之事有不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爲而槩成之上爲下以代其怨下托上以行其私天何忍以祖宗艱難之天下而令屑

越如是陛下亦何忍以上天仁愛之真心而玩棄如是臣爲陛下計曷不坦然而布其心腹腎腸于天下而藹然收其手足耳目爲一身六曹之柄還之六曹勿以總攬之名成窺竊之實臺省之言付之臺省勿以狂躁之戒開熟悞之途侍講讀者日令其親就勿徒以空言爲啟沃直史館者日令侍起居勿徒以章奏爲筆削至于二三大臣時時延見時時論說論以同心輔政若五味之相濟而不爲同若兄弟之相友而不爲異可進則進誠心以任之而不猜不思以展其能可退則退隆禮以優之而不羈不挫以全其節在陛下則總攬大綱躬親大政嚴于敬民勤于法祖不侵其權乃可以責其曠不掣其肘乃可以盡其心且頻年以來上與下相隔中與外相否惟是礦稅耳夫財竭于下則致怨者深聚于上則生心者衆其已聚之上者或不肯散而方取之下者斷不可復復之不

罷則怨盈于天罷而不復則恩徹于地且此事一罷則清明湛一之衷如日中天何難于朝祭何厭于陳言何罪于圖室之官何苦于銓補之賢將一舉而上下相通中外相慶國計運而不積人心鬱而不鬱所謂誓省實政者不竟爲虛文陛下試思礦稅當此時不可以已乎臣廷對之時曾以不自逸不自用之兩言進而總之在去利欲望陛下爲堯舜而臣得以處唐虞之世綴乎禹臯稷契之末謬蒙採擇擢以上第而賜之官乃數月以來聖心深微不可測而未見施行者何事夫以因其言而錄其人乃錄其人而不用其言則是陛下以制科爲故事而臣徒以口語蒙陛下之錄用如古董賈之流而不適于用是聖明輕于官人而臣倖于得位也臣竊羞之故不勝惓惓輒因雷火之異而稍申前說以盡其愚伏冀陛下留神觀覽稍見施行使天下後世誦陛下之明不遺微小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七

重制科豈非千古盛事哉臣不勝大幸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請宥戚臣王昺疏

奏爲言臣旣釋戚臣當原懇乞大需天慈以宥憊愚以全肺腑事臣竊見故駙馬都尉王昺以四十三年蒙欽譴于今六年矣昺與臣同里當臣請告里居各遭病喪不甚往還頃臣以陞任還朝詣昺苦次見其貌瘁神傷鬢鬚半白蓋泣然涕下自悔以憊愚負陛下深恩也臣忝居待從竊見昺病艾已深未蒙恩貸卽昺不足惜乃陛下于肺腑親臣畢世而怒其關係聖德甚大遂妄劾欵欵之恩惟陛下垂察焉臣聞延慶長公主無嗣其墓在都城西昺旣棄遠誰視松楸一坏茂草幾憎狐兔昺一念及未嘗不涕覆面也嗟平生爲帝女歿爲餒鬼陛下忍之乎延慶固聖母愛女延慶逝世遺一女嫁彰武伯嗣子昺一棄遠遂成生別母恃旣絕父怙終遠

臣猶憶此女納采之日皇太后問遺絡繹不絕卽陛下嘗累有錫
子竊意曷卽有罪仰干天慈陛下何忍使聖母遺慈不竟于延慶
而箴箠弱息思母思父無已時乎陛下嗣氣幾人在者惟瑞安長
公主耳潞藩之厚非它臣可希卽都尉煒倍受恩澤都尉拱宸得
官庶嗣臣知陛下篤念同氣不問存亡獨曷以憊愚自取棄遠然
陛下天慈篤厚試想聖母愛女深心必有不忍于妹而念其女者
忍使曷不與兩都尉同乎曷天家貴壻也一朝棄遠溷雜隸氓步
出里門人不讓路臣頃在里中聞大行皇后喪議迎詔而曷遂
自列庶人不儕紳弁卽其母歿例有恩卹而不敢請每撫棺流涕
自怨其以憊愚累母竊見陛下于兩都尉子官階子肩輿而曷不
能及其母曷非木石豈不知陛下勸懲大法而痛自創艾且若輩
食租衣稅胡不快心而曷獨美忠直爲言陛下覽天朝掌故二百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八

餘年來曾有幾都尉言者曷誠憊而志潔行芳可爲戚臣生色陛
下不拔之爲戚臣樹赤幟而豈忍錮之國家大政大臣言之諫臣
言之宗臣戚臣又言之此清朝盛事故天下嘉劉御史未嘗不直
曷曷固謂御史當宥陛下宥御史自不緣曷乃曷言不旣中乎臣
知陛下必有以待曷矣臣聞世宗肅皇帝亦曾譴鄒都尉景和旋
以景和請守公主墓予環皇上動法皇祖豈景和可徼恩皇祖而
陛下忍終恠于曷臣又聞宗臣克齋與曷同罪似可並及于寬然
臣不知其事獨以與曷同里遂妄及之至若監生陸宗本生員劉
如砥皆素有名行曷之封事實不關兩生倘念匹夫啗冤亦干天
和則又當並議准復者非臣所敢必也臣仰見皇上篤念同氣而
曷屬肺腑懿親故敢掇拾瑣細以動天慈若其材識可克任使尙
不當約結于爵祿而况侷其爵祿奪之伏乞俯念憊愚不當久怒

肺腑不當終遠早濡天慈大擴聖度特賜召還與宗臣同復名節其光益聖德無涯矣

疑禦防安邊疏

臣聞盛世不襲安而忽意外之防謀臣不避忌而忘局外之慮是故防謹于所已安而慮嚴于所必忌若夫情形既露而爲衆意之所及事任在肩而有成局之可按如今之邊務而可不一絲核之也臣觀九邊如藩垣而戰與欵相半欵者旣不敢言戰而戰者兼言欵以僭力克非有遠而五路之雄非有元昊之黠乃口旣以欵而兼掠更以掠而挾欵我旣以欵而畏戰更以戰而兼欵夫欵敗必戰卽欵不敗何可忘戰故臣請以必戰爲安邊之大要而其機宜方畧臣得而畧言之夫邊臣按月歲而上封事樞臣按欵數而覆成說振執駑之勇則曰簡外宜先養超距之氣則曰衣食宜備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九

而謹出入之防則曰邊口宜修杜窺伺之巧則曰偵諜宜慎然此文武將吏所得爲而三年無一效者人心隳于欵而將不得其人也何也朝廷公以金縢出而市欵貢馬來而中外彈冠矣將吏私以金縢入而市官暮夜投而旌旄蔽日矣以故人心日玩邊備日弛□□日肥戍卒日瘠無論苟旦夕之安者不肯爲經久之謀卽欲爲經久之謀者亦不能有旦夕之安蓋人乘惰窳之後卽以其惰窳爲成規衆苦振刷之勞反以其振刷爲多事驕卒奮臂而呼峻吏設阱以待將不能徙戎而能以巧避持異已者之短長士不能荷戈而能以狂呼扼風力者之腹背沿至于今非獨將士不樂于戰也卽督撫之治以惴惴然求畢其局而徒以節省報耳又非獨督撫不敢定戰也卽中朝之臣亦惴惴然求消其釁而徒以罷兵解耳夫天下之最可痛心者莫大乎支吾于旦夕而聽其至不

可排之地而今日之最急者必始察其將之所由出與喜其將之所爲任今有母錢數百萬以爲源則濡如鼠而不得不推其數將之所由者臣下得而言也挾金錢數百萬以爲流則奸如山而不得一問其喜于將之何由任者臣不得而言也斯其人以數千萬之金以內飽欲而攫市金之不暇而暇計邊乎故臣心爲欲擇廉勇之將當塞納賄之途使與不得爲之援錢不得爲之神而督撫無儻蕩之才則不足馭羣力無諳練之識則不足安羣心無諄達之度則不足合羣策是當得蕩佚簡易敏而有度者任之然後本兵不輕于推轂而督撫不重于荒奸則將得人將得人則欸與戰爲兩設而互用曰惟所陳說直一將任耳臣當爲之先日帷幄之地清則幕府得行其權將帥之任正則甲士得畢其力是在皇上上與二三大臣日夜申計之察其所以爲將者而邊計又定也百

乾坤正氣集

卷五頁十一

十

堵力千五路曷論哉不然畿甸之流移巖邑之礦卒一旦橫發乎不虞恐且費勞聖慮也臣不勝杞人之憂惟皇上垂察幸甚

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神宗

臣聞聖哲之主不托私于公以實瓊盈之積老成之臣不議贏于誑以襲太平之觀故天下之物力克盈而因陋就簡非所以肅朝堂而爲觀于天下也天下之民力殫竭而徇名廢實非所以卹人瘼而彌患于方來也臣觀今天下有易爲于上而不肯爲冀幸于下而不能必徇其名則以爲不可緩覈其實則以爲不可急者如今之三殿朝門工程是已大三殿朝門陛下所以接羣辟而修庶政也數年來朝講輟而不舉典禮行而幾罷則以爲是未成之政卽中外大小臣工咸喁喁口安得不日成之然臣竊以爲是可緩也何也被稀裕者不苦鬱燠襲狐貉者不畏盛寒有其具者易其

備也今天下之財下出而不得入上入而不肯出將作之開納悉而民不應它曹之借索煩而求難給獨有大內之積可以易其備而臣又竊意陛下之未肯遽也何也頻年來未嘗不託言之而卒無一有也夫將作既不可支而內帑又不肯遽獨有索之百姓耳秦隴之材非無脛而至工役之腹非盡餒而實陛下誠思今天下百姓尙堪此乎唐魏徵曰民欲靜上重擾之民方窮上重靈之今之謂已臣觀今天下之民方大病而未蘇調之以參苓攝之以梁肉尙可以生卽不然而聽其自息自便而不擾亦可以苟延倘如嚴家之隸力疾而作豈惟下不勝其役而上亦不安其適何也久張之弓易頓方駭之馬難策也臣不敢撫茅茨之說以久稽大觀亦不敢拾莊麗之談以徇衆聽惟願陛下緩之緩之者非耽延于今而遺患于後也執大尊以酌天下之人心體百姓以培無疆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一

命脉勿藉工程之役而爲分外之誅來勿信貂璫之口而動已疲之大衆如瑩精太平臨朝願治則文華武英未嘗不可聯奏交而布政令于臣民也且如文皇帝時物力何如今日而三殿之成尙需于後豈今日之百姓獨不可緩乎臣望陛下仰承文皇帝慎重之心俯察臣民艱難之意先蘇大病之民徐修寒暑之具然後一舉而成之未晚也臣不勝大願

賀 光宗皇帝登極表

伏以天錫元符懋衍萬年之景祚帝凝鼎命丕承三統之洪基漢宗光啟子冲齡華祝載勤于多福三靈借鬯萬國維新恭惟皇帝陛下剛健文明仁慈孝友聖緒揚升恒于寶運英函日月之光華宸元開久大于瑤圖德合乾坤之易簡昔我皇憲以孫謀爲子翼默貽大業于雲仍今我皇孝借後著爲前籌親屬諸臣以堯舜守

成致盛正周成王訪道之年纂大承庶適肅皇帝開天之歲唯繼其志以續緒實順乎天而應人臣等猥承玉几之丁寔矢佐金甌于鞏固捧赤文綠字快瞻嘉祉之叶徵仰虎步龍行頤識太平之有象圭璧懽騰禹會城坪瑞映堯雲伏願出入起居必欽前後左右皆正膺列聖無疆之緣邁漢唐朱以爲君體先皇未竟之謨兼夏商周而上庶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欣躍忭舞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擬初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道隆繼體古今垂久大之經國有長君社稷奏靈長之福惟聖世洪開大業實天心永錫元符欽惟大行皇帝剛健粹情聖神文武紹天庥于大備享隆昌四十八年重國本于元良昭啟佑百千萬世敬惟皇太子殿下聰明天挺仁孝性成電繞神樞一索蚤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一

符子出震日新聖學大橫適兆于乘乾比受遺謨仰承大統垂衣裳而天下治莫攀戀于遺弓執球玉而萬方來同歸誠于主器幽冥叶贊遐邇具瞻伏願陛下勉體先猷蚤膺寶籙躍天龍于幼海神淵會合風雲扶帝座于一星繼照光生日月元首明而三靈協鬯開萬年有道之長聖人作而萬國咸宜衍列聖無疆之祚

擬二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九昊祚神明之統元良早繫于人心萬年垂經久之謨克長式諧于天序方祇受承祧之託忍久虛憑凡之言再灑丹誠上于宸聽洪惟我朝功高湯武揚大烈于顯承德邁唐虞沛深仁于熙洽逮我大行皇帝明倫察物奮武揆文執大綱以綏靖華夷緣獨運而彌綸天地奉三無于大計重一有子元儲敬惟殿下文武英明慈仁孝友燕翼丕承駿命龍潛共叶鴻猷顧聖懷之懷愴方深

乃羣望之允俞未遽臣等竊惟民生有主天位難虛惟善繼乃以
永孝思雖聖人不能更舊典伏望深慮遠慮勉抑哀衷體遺詔而
率舊章蚤副皇天之眷命守成業而致盛治下酬黎獻之歡心

擬三勅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簡嗣序以元良固以投艱遭大承先皇之付託其惟濟世安
民既爲國家宗社之遠謀豈拘土庶尋常之庸行仰千九五不避
再三敬惟殿下玉質龍章穆穆早瞻天表月將日就孳孳獨懋聖
修項承憑凡之詞宜踐承祧之任而孝思罔極謙讓未遑臣竊惟
民非元后罔以生國有長君遺之福謳歌嗣禹正攀戀于吾君繼
述守文乃善成其舊德况先皇維新之末命允屬後人晋天待澤
之同心頓開睿慮幾務不容少曠神器益得久虛倘忍稽顙命之
丁孟孰諒陰之哀慕將二祖九宗之典章可易抑羣臣百姓之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一

三

經筵講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

古聖君治天下者以唐堯虞舜爲首這書是虞舜時史官所
記共五篇總叫做虞書這一篇是記載帝堯治天下的常法
叫做堯典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放是至勳是功業欽是
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理思是思慮安安是極其安妥無所勉
強允是實克是能格是至史臣說如稽考古時帝堯其治天
下的功業極其廣大無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大業
總以堯之盛德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而有條

理思慮而有裁度這四德又都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
強所以行出來恭敬是著實恭敬行出來謙讓是眞能謙讓
堯有這等盛德所以這盛德之光遠被于東西南北之表而
至于上天下地之間此所以叫做煊赫也臣謹按帝堯古今
聖主其功業只在心裏欽敬便不敢輕忽天下心裏明白便
不爲天下欺蔽心裏有文章應天下便不羸疎心裏有思慮
處天下便不漫渙體此四德習到熟處便是安安人主君臨
天下極尊極貴却說允恭克讓可見治天下不可一毫忽慢
不可一毫驕盈所以這書首說欽字頃我先皇帝屬望陛下
爲堯舜伏惟陛下法古帝德出入起居無有不欽臣不勝大

願

講至人主君臨天下處皇上聳然拱聽至說先皇帝便忽另
父手肅然改容眞聖主也倘得日畢思衷自是聖明講畢皇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四

上口宣先生們喫酒飯亦日與先生們酒飯是日初開講用
給事中二員導駕是晚欽賜綵段三表裏遣中使兩校扛紅
籠御仗前導及門大紅段羅紗各一俱胸背白鴨裘一
表俱精好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講官臣孫承宗記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這一節書還是說帝堯成大業只有在有盛德克是能明便是
欽明的明字俊是大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協
是合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易時字卽是字雍是和史臣說德
在人心原能齊家能治國能平天下本自峻大但遮礙于一
身私欲不炤顧天下國家便遮礙的小了獨是帝堯心裏欽
明別無一物乃能通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德以這大德
去親愛一家九族那九族就都親愛和睦以這大德去徧曉
那一國內百姓那百姓就都曉的道理昭然明白以這大德

去和合那萬國的黎民那黎民於哉變易其不雍和的孰是
雍和了這等看來帝堯功勳合天下國家都到所以叫做放
勳就此見有天下國家之責的能為明君便能為有德之君
以成大業伏望聖明留意

此進講時語也及登講筵時念注上方有宮碑之隙又聞聖
語云我尊重了所撰講義未幾盡極反覆開陳之義以謂
規時政因就親睦九族處于講義外重發一番雖未必頓開
宸心而一時天顏棟動若思同事諸臣俱催吹鼓舞以為快
云其語曰帝堯德為聖人尊為天下第一件要緊事便重九
族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
所以親愛既親愛之便處置一家各得其所所以一求骨肉
肉相親相睦無有怨心又曰九族是自已一身為一族上有
高會祖父是四族下有子孫曾玄是四族其為九族如我皇
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室親藩以親是無使恚恚大同其親
貴卽先遺眷屬務要仁至義盡無使恚恚無使恚恚大約親
族有過失便約束以禮法親族有疾若便親屬以親愛上端
擬拱聽遠九五齋謂瑞安曰今日纔知九族如何不先做在
講章瑞安奏這是講官臨時發明這句書上曰講的明白然
是日領郭王兩太后盜論而駕又詣仁智殿暫免遂于二十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五

一卯時進講此日天顏覺開朗初進筵諸臣謝欽賞躬段表
裏閣臣劉一燝致詞上口答知道了極清響講畢駕回暖閣
諸臣懋東西直方設宴忽中使來宣進字八則同侍御筆極
飛動寫畢閣臣頗致贊詞聖顏喜動點點頭稍以語答諸臣
頭起俟駕回出十月二十一日日講官臣孫承宗記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這一節書是說帝王大政第一要敬天勤民羲是羲氏和是
和氏乃掌管天文的官欽是敬就是前面欽明的欽字若是
順昊是廣大歷是算天數的書象是觀天象的器昊天上帝
的是日月星辰這日月星辰運行的氣候便是人所作事的
時是授頒給意史臣說帝堯要協和萬邦的人民乃命羲氏
和氏那掌天文的官欽敬以順那廣遠的天道以歷算日月
星辰的數以器觀日月星辰的象然後定人時于歷書敬謹
頒授天下示人以作事之時帝堯政事首務如此臣謹按天

以時授人主人主以時授天下既敬授便當敬守一日萬幾
須要及時發行臣下奉行須要及時考奏至于天下的百姓
既授以時教他依時作事須要體惜他凡朝廷興作必不可
妨害這人時這纔是敬授意思古帝王勤民正所以敬天伏
望聖明留意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

這一節書見帝堯知人之哲處采是事卽治天下的禮樂刑
政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辭共工是官名方是且鳩是聚僝
是見違是背象是貌滔是漫帝堯既求總治的人又求分治
的人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人當時有臣驩
兜說美哉庭有共工者方且集聚庶事著見成功此似可順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成事務者帝堯素知其人因說不然其工爲人靜居無事極
會說話到用它時却都違肯所言其象貌似做恭敬籠罩一
世若水漫天這等變詐不實的人如何會順成事務臣就這
一節論來帝堯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却不敢好高自用其求
賢分治必博訪羣臣又就驩兜所舉看來可見賢否各自一
類只從舉薦人處便可互察其賢否帝堯又說靜言庸違可
見臣下所言當據此考奏只責成功便省議論但不可因庸
違的人便厭棄忠言又說象恭滔天蓋人臣事君如天天豈
可慢所以帝堯畢竟能察其心術只因帝堯日與臣下交接
講論所以能周察羣臣若使深居偏信其進人退人必不盡
安就使安盡天下亦妄生猜忖不但所退之人不服卽所進
之人亦不自安所以我世宗肅皇帝講書畢與輔臣評論庭

臣輔臣因奏請時時宣召大臣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且說英明下炤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我世宗肅皇帝說也着科道侍此一段正合帝堯知人之法我皇上仰遵家法以法帝堯願留心朝講垂問羣臣使于應對間察其材品以慰中外仰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這一段見帝堯勤恤下民孜孜求治之心四岳是官名湯湯是水之盛割是害蕩蕩是水之廣懷是包在四面襄是駕出上面地之大阜曰陵俾是使乂是治帝堯說道我訪問爾四岳大臣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方爲下民患害其水蕩蕩然廣大包括高山襄駕大陵其勢浩浩然泛濫若漫天的

一般念我下民無居無食人人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害救民者我將任以治水之事臣按天命人主原爲乂安下民所以帝堯當水患方殷日念下民愁嘆此正是帝堯所以協和萬邦處蓋人主深居于四方利害不見不聞遂多縱心快意不念民愁以致民怨昔宋宰相李沆條上灾異欲使人主知四方艱難正識得此意我國家功令凡遇水旱兵荒所司奏聞輒遣官發帑以安百姓但如今四方多事災異頻仍加派告蠲之地追逋乞賑之民下民其咨百倍堯時伏望我皇上簡任守牧其圖乂安使天下頌堯之爲君臣不勝大願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僉曰是衆口一詞鯀是崇伯名方是違背命是上令圯是敗

族是類異是已廢而強舉的意思四岳諸人因帝堯訪問治
水的人一齊說道於可以治水惟鯀哉帝堯知鯀不可用乃
嘆說爾以鯀爲可用殊不然也看來着實不然蓋鯀爲人悻
直自用者違背上命而又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哉四
岳以鯀爲才又強舉之說道異哉廷臣無過于鯀者姑試其
可用而用之取其治水而已帝堯不得已用之乃戒曰爾往
治水其欽哉帝堯自家能欽所以見的天下事謹慎則成放
肆則敗其曰欽便是要祇承上命和合同官然鯀是方命圯
族的人故治水九載功用不能成就正以不能欽耳夫帝堯
明知鯀不可用只爲急拯下民俯徇羣臣之請又久任以盡
其才可見帝堯用人全無成心臣又就此看來人臣當事識
量能包括事外乃可以畧理事中當堯時不有經綸天地之
才如何治的滔天大患如鯀悻悻自用便不能合天下氣識
才能爲用故迄無成功待到用其子大禹來治其才德旣勝
而又能與伯益皋陶諸人共功以此知人臣捍大患成大功
須要有度量容受賢能須要有見識審酌時勢須要有算計
謀畧能以所籌策因天地之勢用天下之人以奏成功卽大
禹後來以人主治天下其道亦不過如此伏望皇上留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上日是朔日文祖是堯的始祖在是察璿是天珠璣以象天
體轉運是載七政的飾以珠叫做璿璣衡是橫管所以窺璣
爲之叫做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星
天以日月五星分布四時生成萬物其遲速順逆都有正道
便是天的政事叫做七政史臣說帝堯當日不肯嗣堯之位

不得不攝堯之事乃於正日朔日受堯事之終于文祖此時堯的事都在舜了堯之初政莫先于欽若昊天舜於是仰體帝心首先整頓那觀天的器具察視璿璣玉衡以考驗日月五星的纏度却要以天的政爲君的政了這是攝事之初政如此昔我英宗睿皇帝御製觀天之器銘中有曰厥器伊何璿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這便是察璣衡又說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驗推步靡忒毫分這便是齊七政然其意在粵古聖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又曰惟君勤民事天首務民不失宜天其予顧政純于仁天道以政勒銘斯器以勵予敬方今日歷漸差宜擇通曉歷法者修治以應我皇上維新大政然帝王欽若其精在以心法天如昨所講顧諟天之明命其大在以事法天如我皇上因風霾示儆便虔告

列祖傳諭九邊然須要着實考奏無事虛文世宗朝每修省必令具行過事蹟以聞又說日總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夫民欲便是天心願我皇上以小民祈天永命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是遂類是比類言告祀比于郊祀也禋是精誠宗是尊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者皆禮所當尊叫做六宗望是不親到只遠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衆神都祭到舜旣攝帝位而觀天矣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上帝至尊郊祀之禮有嘗今祭告上帝與郊祀一般于六宗則精誠以祭爲禋于山川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爲望于有功于民的羣神一一祭之爲徧蓋旣攝帝位便爲天地百神之主故祭典如此臣按禮記論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却不是虛循故事又不是

臨時纔爲虔敬須要一動念一行政便有上帝在心昔我文
皇帝與侍臣諡古人郊祀不成禮者說文中言惟德動天蓋
不德亦動天又說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
可以獲福蓋帝舜簡在帝心不獨一時勤于祭也皇上上帝
大命爲三才宗主嘗學舜的温恭允塞便是孟子所謂存其
心養其性以事天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這是史臣記舜攝位觀羣臣之事輯是欽瑞是信五瑞是公
侯伯子男五等人所執以爲信的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
璧以爲誠信曰桓曰信曰躬爲三圭曰穀曰蒲爲二璧既是
盡覲是見四岳是四方的諸侯羣收是九州的伯牧這便是
羣后史臣說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一

二十

男五等諸侯各執瑞信以來朝焉到正月盡間則四岳九牧
漸次而至乃日日覲見之地有遠近到有後先隨到隨見不
必齊一蓋帝舜初當事任卽濬哲文明豈能盡知方國利病
况岳牧諸臣曾不悉其面貌材具如何信的人人能了民事
所以日日見之如此周詳如此急切既見之後遂將所輯五
瑞依舊班賜與他令其各還本國便如初命于舜一般臣接
帝舜攝政方初卽位日集岳牧蓋岳牧職司民命而爲政之
初急欲得民間利病興除緩急可次第命官爲之我孝宗皇
帝卽位元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奏說詢岳達聽堯舜之資于
外者博伏望于臣下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都口
奏又乞于奏對辭見之際俯降辭色而于時政人才民風土
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嘗集于目前我成祖要道下

情去蒙蔽說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夫成祖黎庶掃穴往來民間猶曰深居未知伏望我皇上深念之臣等不勝倦倦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自古帝王初卽位必有一番大經綸凡舊法廢弛便一一修舉舊法未備便一一變通這一節正是虞舜初卽位時事肇是始封是表濬是開導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舜卽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廣大管轄不便于是于冀州中分個并州又分個幽州蓋疆域旣均政教易遍却又于每州之內各擇一高大之山封表爲一州之鎮使十二州之瞻仰有在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不利者卽一一開通使十二州之脉絡流通于此見帝王經綸天下皆先立大規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三

模而後法度以維持其中德澤以浸灌其中我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取唐虞以來相傳之土宇山川授萬世聖子神孫遂并其維持的法度浸灌的德澤一一全畀今天下山川不改土宇如故而德澤未盡普徧凡以法度未盡修明伏望我皇上着實修舉祖宗法度便是着實普徧祖宗德澤臣等何任倦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箠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是天象制刑如天垂象以示人叫做象典是嘗刑卽下五

刑是墨劓荆宮大辟流是遷徙遠方宥是寬宥鞭是以皮作

鞭扑卽今竹片荆條青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釋放怙是倚

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恤是憐懼的意思帝舜設爲墨劓荆宮

大辟五樣嘗刑令人人皆見如天懸日月星辰之象其犯在五刑而可矜可疑可議者則發遣遠方以寬宥之此外又有鞭刑以警弗若于政有扑刑以警弗化于訓其鞭朴輕刑又有情法可議則許他以金納于官贖免其罪然這等輕重間其偶然錯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便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依倚勢力敢于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不准宥贖帝所制刑斟酌輕重極其敬慎欽哉欽哉惟念夫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再續若是乎恤念不忍輕哉這書全在史臣從帝舜酌量輕重處描寫出欽恤的意思見古人這等用心只是要求其生今人斷獄也用心却多要求其死然舜只有一片好生之心雖用刑亦是要安天下意勿令有罪的與無罪同免勿令無罪的與有罪罪而天下咸服

乾坤正氣集

卷五 見上

三

同困所以我成祖文皇帝說決獄貴明而無滯又說刻吏爲朝廷歛怨于民故人主欲養好生之心在去刻意在去刻吏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一節見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全不着一毫私意便是欽恤流是發遣放是安置竄是驅逐殛是拘囚共工驩兜是二名都是離朝廷極遠的去處史臣說舜德好生而刑原是爲天下除害的如有罪不誅便害天下之生當時有堯所未誅者四人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曰鯀天下叫做四凶及舜攝位時乃正其法共工是靜言庸違的發遣于北邊之幽州驩兜是同惡相濟的安置于南邊之崇山三苗是恃險爲亂的

驅逐于西裔之三危縣是方命圯旃的拘囚于東裔之羽山
這四凶是天下所共惡的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
天下皆說刑當其罪個個心悅誠服臣謂人君欲服天下之
心在以明慎服罪人之心我成祖文皇帝說理不可生然後
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刑至于罪人無恨天下豈有不服
成祖又說理刑必務明慎譬如農人之耘爲去稂莠也若心
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夫稂莠不去無以全
苗凶人不去無以全善但只要明慎使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天下自服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起至
往汝詣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三

國家除器利用莫急于工這一節見帝舜爲官擇人卽工官
不肯輕授若是順工卽是百工之工垂是臣名共工是供這
工的事受斯伯也是一個臣名諸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
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
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說爾所舉誠
然乃咨以命垂說汝其供予之工爲予若之垂乃下拜稽首
讓于受斯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以若工帝舜說爾
言誠然也然共工之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
工而若之夫工于九官似爲稍輕而帝舜咨訪責成不肯輕
授蓋工雖繁瑣關係亦自不輕且如今天下兵興幾年矣一
切戰守之具如甲冑器械嚮來未備其備者既朽薄不堪卽
良將勁卒何恃不恐方今命工透底製造不妨以唐虞之事
任便得如受如斯如伯與者爲分任責令心力盡殫于工不

以他營財具盡用于器不以他費日省月試無得事急不急
事緩輒緩臣前望皇上修明祖宗法度正謂下精職掌上課
成功法度當嚴于此等也臣愚觸時感事可任惓惓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念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這一節見帝王不忍一物失所必咨訪順治之人上是山林
下是川澤草木鳥獸都在其中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
朱虎熊羆是四個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上而山林下而
川澤中間有草木有鳥獸倘非得人以調理之卽草木鳥獸
不得其所便遺害于百姓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之取之
以時用之以節使山澤中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我將用之
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益者其人可當此任帝舜說爾等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音

舉誠然咨汝益汝其作我虞官掌予山澤以若予草木鳥獸
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作虞
帝舜說爾言誠然但朕志協于僉謀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
事可也臣觀古帝王多仁民愛物後世或因物害民昔宋哲
宗朝崇政殿說書程頤當講書罷見哲宗憑檻而折柳枝頤
奏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這便是耍若草木的意思又
有資政殿學士韓維讀宋三朝寶訓至眞宗不殺羔羊奏說
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這便是耍若鳥獸的意思
然總是要人主涵養仁心推及天下其後徽宗朝爲耗石綱
斂天下奇花異木珍禽恠獸以蠱惑其心遂至耗散窮人斂
天下之怨蓋小人欲盜君權必先中君欲使其心流連玩好
更不念民物安危且使無清明暇日然後已得以縱惡無忌

臣願皇上清心寡欲預養仁心便可盡人盡物致治唐虞伏
惟皇上留神省覽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這一節見帝王重典禮之臣咨訪既真更加勉勵三禮是天
地人之禮秩宗是主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直是心
無私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說咨問汝四岳汝知
廷臣中有能爲我掌管天地人三大禮者我將任爲秩宗四
岳同辭對說廷臣中可以任典禮者唯伯夷哉帝舜說信惟
伯夷可當此任也咨汝伯汝當作我秩宗之官以奉祀天神
地祇人鬼必須每日之間早晚惟加寅敬勿怠勿忽使方寸
之間嘗存正直惟有一清虛心地絕無物欲汚染這等方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夏十一

五

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讓于夔與
龍說此二人皆可典禮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說汝言
誠然但典禮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官以致其欽哉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朕終以望汝矣臣按清之一字始發自唐
虞蓋銷磨天下精明之氣惟是不清人主欲天下之清只是
令天下小心翼翼各欽厥職無論其精者只士大夫肯以苞
苴及門爲恥則人心自清由是朝廷自清世道自清然人主
不嚴于激濁則人心翫翫則不敬不敬則交相爲蔽而不清
乃若皇上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惟是不邇聲色不妄喜怒
不耽玩好不狗愛憎心嘗湛然虛明便自澄清我太祖高皇
帝作觀心亭說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又說天以子民之任付
于君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

不敬孰入焉這說敬字取爲明切伏惟皇上留神體察

09972

高陽文集卷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十二

涇縣潘錫恩校

美

